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 年 6 月 14 日

上午 9:00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尔坎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鲁本·蒙蒂利亚，辩方律师助理

黄拓，普通话翻译

石峰，普通话翻译

唐玉马克，普通话翻译

(审判继续；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早上好。请各位出示身份。

莫里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朱莉安娜·莫里、瑞安·芬克律师和贾斯汀·霍顿代表美国。我们的法律助理是伊莎贝尔·洛夫特斯。

巴尔坎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我是马修·巴尔坎，代表被告郭文贵。不久后施洛夫律师和舒里克律师会加入我们。

法官说：请坐。现在有人想要提出什么问题吗？

芬克律师说：不算是问题，只是想向法庭提一下昨天上午讨论的事情。大约在昨天 3 点钟，我们向辩方发送了一份我们为那次提交的材料制作的目录，据我了解，这份目录列出了每份文件及其内容。我们认为这对他们会有帮助。

法官说：请对着麦克风讲话。你说你们制作了一份目录。

芬克律师说：是的，我们的团队为 Mercantile 的材料制作了一份目录，据我了解，这份目录列出了每份文件及其内容。例如，根据标题之类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会有帮助，也符合法庭的要求。我只是想说明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就这些。

施洛夫律师说：辩方没有什么要说的，法官大人。早上好。

法官说：那么你们将在 9:29 让证人回到证人席上。

(休庭)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就在我刚离开审判台之后，我收到了辩方的一封信。我会听取你们的意见。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正如信中所述，我们理解法庭已经对较长的庭审时间作出了裁决。我们只是要求政府按照其证人顺序，这样对我们会有帮助，考虑到我们在信中详细说明的其他限制。

法官说：我会听取政府方面的意见。

芬克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我们一直努力以诚信的态度提供证人名单的顺序。我们的证人是人，其中很多是平民，有些有律师，有些需要旅行。有时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后勤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法庭，我们提供的证人顺序是我们打算按这个顺序传唤的，但有时会有变动。因此，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会处理。这在审判中是常有的事，我想辩护律师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当然会像之前那样，向辩方提供我们即将传唤的证人顺序，并努力按计划执行。如果有任何变化，我们会实时与辩方沟通。

我可以告诉法庭，我与辩护团队的成员进行了多次对话，虽然他们现在不在这里，但我与其他辩护团队成员讨论了这些日程安排问题。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对话。因此，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并继续提前提供证据，以帮助辩方并使这次审判更加高效。我们肯定会尽我们所能，使审判尽可能高效和坦诚。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并不是我们的经历。正因为我们遇到了困难，辩护团队的一名成员才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主管进行了交谈。我们仍然很难适应这个时间表。无论这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问题是我们仍然不得不进行调整。例如，昨天的证人今天还要继续作证，这使得两名律师不能和委托人在法庭上，而是需要出去准备。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最佳的安排。这种情况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次。当然，证人是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证人。但问题是，我们辩护方的人也是人，我们也需要调整。

而我们面临的重大难题是不得不在 MDC 来回奔波，顺便提一句，那里一直在持续封锁。那天晚上，我在下午 3 点的审判结束后 5 点去了那里，情况一团糟。我再次被告知有延误。他们现在更改了点人数的时间，所以 MDC 有了新的点人数时间表。因此，证人顺序的重新调整对辩护团队来说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这是——芬克先生，我还没有说完。我看不到法官。谢谢。

所以，不管政府是否在努力，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问题。我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在审判中进行移动，然后提取所有的证据，这些证据总是在最后一刻才拿到。昨天的证人，证据是在凌晨 1:30 才拿到的。所以这不是善意还是恶意的问題，而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在周六中午之前给我们提供证人名单，那会很好。如果他们能够坚持这个名单，那就更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无法应对，法官大人，我们会再次向法庭反映情况。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能回应几个要点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首先，我不想说这个，但因为施洛夫律师刚才提出的问题，我现在必须说。有很多次，我们四人中的成员，尤其是我，曾多次接近施洛夫律师讨论后勤问题，但被明确告知“离我远点”。这是直接引用。好吧，政府试图与施洛夫律师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回应。幸运的是，辩护团队的其他成员没有这样回应，我们与其他辩护团队成员的沟通很好，但我想让法庭知道施洛夫律师刚才所说的情况。

此外，关于威尔森女士，我认为我们在 5 月 26 日就将她作为可能的证人提供，包括我们打算引入的她的证物。因为其他证人的交叉询问时间很长，她被推迟到了现在。本周证人顺序的变化如下：星期天——我们向法庭报告了这一点——我们决定不传唤保罗·索齐。我们想简化我们的案件，所以我们把他从日程表上移除了。然后在是金·埃斯皮诺萨还是杰米·威尔森之间有些反复。我们认为应该先是金·埃斯皮诺萨，然后我们认为应该是杰米·威尔森。原因是威尔森女士有一位家庭成员生病了，然后是埃斯皮诺萨女士的旅行安排。所以这些反复改变了。

我们尽力与辩方沟通，并一直努力这样做。法官大人，今晚会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每个周末后的周五都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四人，更多的是我们的案子代理人和法律助理，都会回到 26 号联邦大楼。我们讨论本周发生的事情，讨论下周可以传唤谁，并尝试考虑审判的长期计划；我们的证人是谁，他们是否有空，我们最近与谁联系过，这需要时间。然后我们会回去，看日程，规划我们认为可以传唤的证人，并猜测交叉询问会持续多久。这就是我们做的。然后我们联系律师或证人，确保我们认为对陪审团来说最好的听取证据的日期符合大家的时间安排。

有时我们直到周六之后才了解到日程安排的困难，因为我们一直在告诉辩方，周六中午前我们的证人顺序；但由于涉及到人，有时会发生变化。所以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政府也没有问题与辩方沟通。如果我们今晚能做到，我们会做到，我们预期的证人顺序，并尽一切可能坚持这个顺序。我们会努力这样做。如果因为安排问题或其他问题而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会实时告知辩方。这没有问题。

法官说：所以你预计今晚能给他们证人名单？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做到。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可能无法与所有证人和/或他们的律师联系，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此，是的，我们今晚可以给他们我们预计的证人名单，但我只是想完全坦诚地告诉法庭，有时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会发生变化。

法官说：在审判过程中，证人顺序的变化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然而，如果这种情况发展到辩护律师无法有效代表他们的客户，他们可以请求休庭。如果我认为有理由，我会考虑批准这种请求。

芬克律师说：我明白，法官大人。只是想完全明确地说，这里没有任何花招。这只是安排上的困难，试图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适当地安排时间，而交叉询问的时间有时是个黑箱。但我们听到法官大人的话，我们一直非常注意法官大人一开始在更衣室里对我们的指示。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一点，我可以告诉法庭，我们四个人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今晚我们会尝试在九点前提供一个预计顺序的名单。可能需要稍长时间。我们会按照我们预计的顺序提供名单。如果有变化，我们会实时通知辩方，包括我们改变的原因，无论是时间安排还是其他原因。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你真的说过“离我远点”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确实这样做了，法官大人。在之前的一次审判中，我与芬克律师的经历让我多次告诉他，我不会是他的联系人，他应该与团队的其他成员沟通。与芬克律师在之前的审判中，我确实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不想法庭上详细说明。但最重要的是，我向芬克律师提供了三位其他律师，并提供了电子邮件联系。我坚持这一点，因为我多次告诉芬克律师，我不愿意在非正式场合与他交谈。基于我在另一个审判中的经验，这是我的立场，法官大人。我坦诚地告诉法庭。

所以我以前遇到过这个困难，但团队里还有三位成员进行了这些长时间的、复杂的对话，尽管如此，我们的团队仍然不得不去检察官办公室的主管那里，因为我们仍然和刚开始时处于同样的困境。木兰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法官大人。政府说我们应该更早到并且多工作一天，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在她的日程安排上玩把戏。木兰提前结束，然后他们传唤了另外两名证人来支持。木兰被安排在顺序之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压力。我们仍然早来，仍然晚走。所以，是的，我与芬克律师的历史经验让我要求他与团队的其他成员沟通。

法官说：嗯，你可以提出这个要求，但你不能简单地说我不会与检方团队成员交谈，或者他不能与你交谈。这在专业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指示你可以要求他不直接与你交谈，但你不能告诉他你完全不会参与对话。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不在非正式场合与芬克律师交谈，因为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对我的客户没有积极影响。尽管如此，我已经提供了辩护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以及电子邮件通讯

的联系方式。这样就没有人会说，施洛夫女士说了 X，而我说了 Y。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它显示了清晰的沟通和透明度。但我会按照法庭的指示处理，就像法庭发布的每一个指令一样。但我再次指出，我在木兰的例子中的经历，以及在这里再次指出，由于整个团队遇到了相同的困难，我们将此事升级到了主管层面。截至昨天，问题仍然存在。我不需要对此再多费口舌。我很高兴接受法庭的指示并继续前进。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抱歉，但对此我必须回应。我必须回应。现在这事已经摆在法官大人面前了，我很抱歉。问题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四个人。检方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表示，施洛夫律师有这种“离我远点”的态度，这并没有建设性，而且与两周前在更衣室里法庭对我们的指示相悖。

法官大人，关于施洛夫律师提出的李娅的问题，之前的证人是珍妮·李。翻译存在问题，施洛夫律师在审查记录以评估是否存在翻译问题。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何使翻译更高效。施洛夫律师在言语和态度上明确表示她故意拖延，因为她说——大意是，政府担心其证人的日程安排问题，这句话是以讽刺的语气说的。这就是我们对当时情况的反应的原因。

所有这些，法官大人，不应该摆在法庭面前。这与更衣室里的情况相反。最重要的是，我要代表这个桌子上的人说，我认为也代表我们后面的那张桌子上的人说，政府会尽一切努力以专业、高效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包括与辩方进行实时沟通。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生产问题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辩护团队的一名成员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我们确实这样做了。所以我们会继续这样做，并继续努力确保这个审判对法官大人和陪审团成员来说是高效的。

施洛夫律师说：政府多次对法庭说的话暗示我们是在恶意行事。对对方律师的即兴评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玩什么把戏。我们没有延迟交叉质询——

法官说：不过，说“不要跟我说话”这种处理对手的方式是不恰当的。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个团队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我停止与芬克律师沟通的原因是这对我的团队或我的客户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要你明白，你必须参与沟通。你不能只是转身不理。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一直努力给政府提供一个我们团队的联系人。一个人对一个人沟通。这避免了来回扯皮，比如我告诉巴尔坎先生这个，或者我告诉施洛夫先生那个。这是一个高效的处理方式。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我已经听够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请求不要被直接联系，但你不能坚持这个要求。如果检方团队与其他人沟通更高效，那没问题，但你不能采取不与检方团队沟通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我会按照法庭的指示继续进行。但这里的记录应该清楚，之所以将此事升级，是因为辩护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通过与政府团队的沟通来履行对客户的义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写信给了主管，与主管进行了交谈，并向法庭递交了一封信。把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也可以。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我已经听够了。我需要一会儿时间，然后我们开始。请让证人上证人席。

(休庭)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进来。

法庭书记员说：陪审团入场。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早上好，陪审员们。我们晚了五分钟开始。对此我很抱歉。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尽量保持准时。至于下周，我们将在 9:30 开始。11:30 到 12:00 之间有一个休息时间，2:30 到 3:00 之间再有一个休息时间。我们会在五点结束。记住，你们仍在宣誓下，可以继续询问。

莫里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杰米·威尔森，继续作证。

直接询问继续

由检方莫里律师询问：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展示政府证物 BOP-1 吗？早上好，威尔森女士。

答：早上好。

问：昨天我们谈到普林斯顿银行的 G-Clubs 账户。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翻到第 26 页吗？威尔森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一个 QualiFile 或支票系统报告。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翻到下一页吗？威尔森女士，普林斯顿银行为谁或哪个实体进行了 QualiFile 检查，用于 G-Clubs 账户？

答：为 G-Clubs 和账户的签名人进行了检查。这特别是为其中一位签名人王雁平。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放大顶部的表格吗？普林斯顿银行对王雁平或王雁平的 QualiFile 查询有多少次？

答：九次。

问：有哪些不同的金融机构对王雁平有 QualiFile 响应？

答：花旗银行，第一资本，第一共和银行，桑坦德银行，NexBank，Signature 银行和普林斯顿银行。

问：在这九次查询中，七次是在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之间，对吗？

答：是的。

问：你能提醒我们 QualiFile 响应意味着什么吗？它反映了什么行动？

答：这意味着在那个金融机构开设了一个账户，所以他们通过技术系统对客户进行了检查。

问：在你对 G-Clubs 账户的 BSA 分析中，王雁平的多次 QualiFile 响应如何影响你的分析？

答：这会让我们机构认为风险更高，因为有人在短时间内在多个不同的银行开设了多个账户。

问：为什么这会使客户风险更高？

答：因为通常情况下，个人或实体会在少数几家银行保持账户，也许两到三家，而不是七八家。

问：G-Clubs 账户是否在普林斯顿银行开设了？

答：是的。

问：该账户开设后，你是否与 G-Clubs 账户有任何关系？如果有，具体是什么关系？

答：账户开设时，就像任何其他账户一样，我们会审查所有开户文件，并监控该账户。有些账户风险高，所以我们可能会比低风险账户更频繁地监控。

问：具体到 G-Clubs 账户，作为 BSA（银行保密法）官员，在你的工作过程中，你是如何监控该账户的？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们审查所有开户文件，包括商业文件和个人文件。我们审查账户开设时进入账户的资金。

问：G-Clubs 是什么类型的业务？

答：它是一家国际奢侈生活公司。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看一下这个证物的第 23 页吗？威尔森女士，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答：这是一个成立证书。

问：这是与开户有关提交的文件之一吗？

答：是的。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放大页面中间的第 3 条吗？Wilson 女士，这一部分的标题是第 3 条，业务性质。请您朗读一下这份公司文件中 G-Clubs 声称的加粗文本内容。

答：会员礼宾服务，为来自亚洲市场的高净值人士提供豪华酒店和零售商的独家优惠和折扣。公司还可以从事波多黎各政府法律授权的任何其他活动。

问：谢谢。威尔森女士，在您进行 BSA 分析的过程中，您是否对 G-Clubs 进行了任何公开来源的调查？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们做了一些背景调查，主要是通过谷歌搜索这家企业，看看它是什么类型的业务，提供什么样的奢侈服务。

法官说：你能提醒陪审员 BSA 代表什么吗？

证人说：好的。BSA 是《银行保密法》。根据《银行保密法》，我们监控账户的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

问：您对 G-Clubs 进行公开来源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看起来像是一家初创公司。网站并没有太多内容，但我们发现它不仅仅是 G-Clubs。他们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奢侈品公司有关，比如服装，还有他们自己的比特币或加密货币，看起来他们在生成自己的加密货币，所以在 G-Clubs 内部还有其他不同的奢侈品公司。我们还发现这与郭文贵可能是所有者有关。

问：郭文贵是谁？

答：当我们进行调查时，发现郭文贵有很多负面新闻报道，说他被中国驱逐出境，还有不同的洗钱和其他负面新闻，这在我们看来引起了很多警示。

问：你从调查中发现了郭文贵与试图开设账户的 G-Clubs 公司的什么联系？

答：他是这家企业的所有者或创办者。

问：郭文贵与 G-Clubs 的关联在你的 BSA 分析中有何影响？

答：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风险，我们不想在我们的机构中保留这些账户，所以我们选择关闭与该实体相关的所有账户。

问：在普林斯顿银行决定关闭 G-Clubs 账户之前，您还记得该账户的活动情况吗？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对于 G-Clubs，他们存入了——我想说是 1000 万或 1500 万美元到银行。在他们花费这笔钱之前，我们关闭了账户并将资金转出。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展示政府证物 BOP-3 吗？威尔森女士，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答：这是银行对账单。

问：是哪个实体的？

答：G-Clubs Operations, LLC。

问：看左上角，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放大吗？这里显示的是 G-Clubs Operations LLC，下面列出了什么？

答：会员 590 Madison Avenue, Floor 21, New York, New York 10022-2545。

问：这是 2020 年 11 月 30 日结束的期间的对账单吗？

巴尔坎律师说：反对。她在作证。

问：威尔森女士，这是什么日期的对账单？

答：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对账单。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放大下面的账户活动部分吗？威尔森女士，这份对账单显示的 G-Clubs 会员账户的期初余额是多少？

答：负五美元。

问：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0 年 10 月 31 日。

问：在这个月期间有多少次存款？

答：七次存款。

问：金额是多少？

答：13,500,005 美元。

问：你能看看这些存款的日期和金额吗？请读出这些存款的日期和金额。

答：2020 年 11 月 2 日，有一笔 5 美元的杂项存款。2020 年 11 月 3 日，有一笔来自 G-Clubs Operations, LLC 的 200 万美元的电汇存款，2020 年 11 月 3 日，还有一笔来自 G-Clubs Operations 的 300 万美元的电汇存款。

问：具体到 G-Clubs Operations 的这两笔入账电汇，您能确定这些电汇来自 G-Clubs 的哪些账户吗？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从这份对账单上你可以看到这些钱来自他们自己。它们来自另一家机构。

问：在“电汇”字样后面，每笔电汇都有相关的号码，这些号码是一样的吗？

答：不，它们是两笔不同的电汇。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看一下下一页，第三页吗？谢谢。再一次放大顶部部分，剩余的电汇。威尔森女士，请你读一下这些额外四笔电汇的日期和金额？

答：2020 年 11 月 4 日，200 万美元；2020 年 11 月 4 日，200 万美元；2020 年 11 月 6 日，250 万美元；2020 年 11 月 13 日，200 万美元。

问：我们可以缩小了。谢谢。威尔森女士，你能确定在 2020 年 11 月几天内进入 G-Clubs 账户的这 1350 万美元的来源是什么吗？

答：只是知道它们来自他们在其他金融机构的账户。

问：你提到普林斯顿银行决定关闭 G-Clubs 及其相关账户，对吗？

答：对。

问：与 G-Clubs 相关的其他账户是什么？

答：其他账户是 Greenwich 和 Lamp Capital。

问：在 G-Clubs 开设普林斯顿银行账户时，它是否向银行披露了与 Lamp 或 Greenwich Land 的关联？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所有三个账户都是通过海瑟曼·哈立德和斯蒂芬·洛万迪向我们介绍的，他们是我们机构这三个账户的同一投资顾问。

问：这些账户之间的关联在您的 BSA 分析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我们在审查这些账户时发现了一些警示信号，并且发现了与郭文贵的关联。当我们调查丹尼尔·波达斯基时，我们的研究指出他也是郭文贵的律师。因此，所有三个账户都是由同一投资顾问介绍的，再加上这些关联都来自同一投资顾问，而 G-Clubs 的最终所有者与其他两个商业账户的签署人之间也有联系，因此我们选择关闭这三个账户。

问：为了明确，威尔森女士，你说丹尼尔·波达斯基是他的律师，你了解到丹尼尔·波达斯基是谁的律师？

答：郭文贵。

问：普林斯顿银行决定关闭这些账户时，是如何通知账户持有人这个决定的？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们的零售主管联系了海瑟曼·哈立德，告诉他我们做出了基于风险的决定，关闭他们的账户。

问：海瑟曼·哈立德是如何回应的？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巴尔坎律师说：反对，传闻信息。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普林斯顿银行从账户持有人那里收到了什么回应吗？

巴尔坎律师说：同样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普林斯顿银行决定关闭账户并通知账户持有人后，你是否参与了关于账户关闭的进一步沟通？

答：我看到了邮件，并被转发了零售主管与海瑟曼·哈立德之间讨论的邮件。

问：从那些电子邮件中，您了解到了有关账户关闭过程的哪些信息？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巴尔坎律师说：同样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稍等一下吗？

(暂停)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再看一下政府证物 BOP-1 的底部吗？底部有一个账户关闭的印章。
威尔森女士，普林斯顿银行在什么日期关闭了 G-Clubs 账户？

答：2020 年 11 月 25 日。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看一下下一页，右下角的日期。普林斯顿银行在什么日期开设了 G-Clubs 账户？

答：2020 年 10 月 30 日。

问：那么这个账户在普林斯顿银行开设了大约多长时间？

答：大约一个月。

问：在这一个月期间，这个账户收到了多少资金？

答：大约近 1500 万美元。

莫里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谢谢。

法官说：交叉询问。

巴尔坎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交叉询问

由辩方巴尔坎律师询问：

问：早上好，威尔森女士。

答：早上好。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谈到了 G-Clubs 账户的开设，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展示 GX-BOP-1 吗？可以公开这个文件。莫里律师在直接询问时向你展示了这份文件，对吗？

答：对的。

问：这些是 G-Clubs 的开户文件，对吗？

答：对的。

问：王雁平女士是账户的所有者和签名人，对吗？

答：是的，她是账户的签名人。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页吗？左上角显示第二个签名人是 Alex Hadjicharalambous，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三页吗？根据普林斯顿银行的要求，王女士提供了她的护照信息，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四页吗？王女士提供了她的桑坦德信用卡的副本，对吗？

答：对的。

问：桑坦德是一家全球性的银行，对吗？

答：是的。

问：它是 FDIC 保险的，对吗？

答：据我所知，是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五页吗？左上角写着美国就业授权，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王女士提供了她被授权在美国工作的证明，对吗？

答：对的。

问：请看第十八页。Hadjicharalambous 先生提供了他的护照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九页吗？先生也提供了他的驾驶执照，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21 页吗？顶部写着普林斯顿银行的实际受益所有人认证，对吗？

答：对的。

问：请把页面中间部分放大。C 项写道：对于通过任何合同安排、协议、关系或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拥有上述法人实体 25%或以上股权的每个人，如果有，请提供以下信息。我读得正确吗？

答：是的。

问：在下面的表格中你看到了何浩然的名字，对吗？

答：对的。

问：有一个英国的地址，对吗？

答：对的。

问：这是他的正确地址，对吗？

答：据我们所知，是的。

问：普林斯顿银行确认这是他的正确地址，对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请稍等。看来陪审员可能看不到屏幕。好的，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能否问一些不需要屏幕的问题，或者你需要屏幕来提问？

巴尔坎律师说：目前我需要屏幕，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们能否稍微靠过去看屏幕？我们正在努力恢复你们的屏幕，但在此期间，请看第二排的屏幕。好的，你可以继续。

巴尔坎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20 页吗？我们可以放大左上角的部分吗？何先生提供了他的护照信息，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他自己披露了他拥有 G-Clubs 25% 或以上的股权，对吗？

答：是的。

问：威尔森女士，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了 QualiFile，对吗？

答：对的。

问：这是新客户验证过程的一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可以说这是普林斯顿银行的 KYC 过程的一部分吗，即了解你的客户过程？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26 页吗？我们可以放大一点。这里写着 QualiFile 响应，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缩小一点。往下看一点，那里写着商业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上面写着 G-Clubs Operations, LLC，对吗？

答：是的。

问：在页面底部你看到那里写着支票系统历史吗？

答：是的。

问：下面写着没有发现关闭账户，对吗？

答：对的。

问：写着没有发现已购债务，对吗？

答：对的。

问：写着没有发现之前的查询，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 QualiFile 在 G-Clubs Operations, LLC 的报告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27 页吗？这是王女士的 QualiFile 报告，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放大页面底部，可以看到“支票系统历史”，对吗？

答：是的。

问：再次确认，没有发现关闭记录，对吗？

答：对的。

问：没有发现已购债务，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28 页吗？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QualiFile 调查的一部分是调查申请人在其他银行开设账户的情况，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当其他银行询问王女士时，她向那些银行提供了她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她向桑坦德银行提供了文件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位证人怎么知道王女士是否向其他银行提供了她的信息。

法官说：你只能就你知道的事情作证。如果你知道她是否向桑坦德银行提供了信息，你可以回答。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她具体提供了什么，但我知道从这页上看，她去过银行并询问开设账户。

问：有道理。同样的情况适用于花旗银行，对吗？

答：对的。

问：同样的情况适用于第一资本银行，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回到第 27 页并放大中间部分吗？对于王女士，你看到“账户操作”了吗？

答：看到了。

问：写着“操作接受”，对吗？

答：对的。

问：写着“推荐操作，开设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30 页吗？这是 Alex Hadjicharalambous 的 QualiFile 报告，对吗？

答：对的。

问：推荐操作是“开设账户”，对吗？

答：对的。

问：写着“操作接受”，对吗？

答：是的。

问：威尔森女士，ORM 查询是什么？

答：我不确定。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31 页并放大顶部部分吗？

答：这是 OFAC 查询。

问：我没听清你说什么。

答：OFAC 查询，即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查询。

问：这个查询是作为银行新客户 KYC 过程的一部分进行的吗？

答：是的。

问：所以顶部写着 ORM 查询王雁平，对吗？

答：对的。

问：在一个框内写着“嫌疑匹配”，对吗？

答：对的。

问：什么是嫌疑匹配？

答：嫌疑匹配是指他们正在进行的对比，所以显示王雁平的名字，显示没有找到匹配。如果有潜在匹配，它们会列在下面，而不是显示没有找到匹配。

问：所以银行的 OFAC 查询没有发现王雁平的嫌疑匹配，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32 页的顶部并放大吗？这页显示的是 Alex Hadjicharalambous 的 OFAC 查询结果吗？

答：对的。

问：对于 Hadjicharalambous 先生，没有嫌疑匹配，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33 页并放大顶部吗？这显示的是 G-Clubs Operations, LLC 的 ORM 查询结果，对吗？

答：对的。

问：再次确认，没有发现嫌疑匹配，对吗？

答：对的。

问：谢谢，我们可以关掉这个。威尔森女士，除了 QualiFile 和 OFAC，普林斯顿银行在这些账户上还进行了其他查询吗？

答：我们进行了 QualiFile 和 OFAC 查询，除此之外，我们只审查了签名人提供的开户文件。

问：如我们所见，G-Clubs Operations 账户的签名人提供了普林斯顿银行要求的所有身份证明，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王女士和 Hadjicharalambous 先生提供了他们的身份证明，对吗？

答：对的。

问：他们通过了银行的 KYC 过程，对吗？

答：对的。

问：G-Clubs Operations 本身也通过了银行的 KYC 过程，对吗？

答：是的。

问：实际受益所有人已经披露，对吗？

答：其中一个，是的。

问：实际受益所有人何浩然已经披露，对吗？

答：对的。

法官说：那么银行的 KYC 系统建议开设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银行实际上也开设了这些账户，对吗？

答：对的。

问：并且允许它们获得资金，对吗？

答：对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还提到一个名为 Greenwich Land, LLC 的实体在银行有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并且是波达斯基先生签署文件开设了那个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同意波达斯基先生提供了普林斯顿银行要求的开户身份证明，对吗？

答：是的。

问：波达斯基先生在披露他是律师时，提供了真实的职业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验证一个人是否是声誉良好的律师很简单，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可以回答。

答：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研究，看看他们是否是目前的律师。如果我们相信提供的互联网研究结果，那么我们有可能进行验证。

问：你对波达斯基先生进行了这项研究，对吗？

答：我对波达斯基进行了研究。

莫里律师说：反对，根据法庭之前对此问题的裁决。

法官说：请到边栏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在直接询问中，波达斯基被认定为 G-Clubs 的律师，因此询问他是否声誉良好是合理的。你计划再问几个问题吗？

巴尔坎律师说：几个问题，法官大人。只是确认在开设账户时他披露了自己是律师。这不是他们后来发现的。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理解这一点，并且我们认为这已经确定了。关于他是否声誉良好以及银行对他声誉的调查结果的进一步问题，暗示了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这在法庭之前的裁决范围内。

巴尔坎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无意询问他是否声誉良好的问题。

法官说：你确实问过她是否进行了研究。等一下。你确实问过她是否研究了他作为声誉良好的律师的身份，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作为律师的身份在直接询问中被提及，但进一步强调他作为律师的身份是不合适的。

巴尔坎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本来打算确认他提交给银行的身份证件之一是他的律师身份证，我想确认他们在开设账户之前就有这个信息。这是在申请中提交的。所以如果他们抱怨说他们后来才发现他是律师，我认为陪审团需要听到这一点。

法官说：如果这是申请过程的一部分，而莫里律师已经提及，那么我认为你问这个问题是可以的。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次认为这一点已经确定了。没有证人指控波达斯基先生在开设账户过程中没有披露他是律师。事实上，她说这是她在审查账户时的一个警示信号。但是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再次超出了法庭的裁决，并试图暗示某种法律顾问的认可。

法官说：你可以问关于身份证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可以的。你还想问其他问题吗？

巴尔坎律师说：没有了，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谢谢。

(回到公开法庭上；陪审团在场)

辩方律师巴尔坎先生继续问：

问：我们可以展示 GX-BOP-7 吗？威尔森女士，这是波达斯基先生在银行申请中提供的身份证明，对吗？

答：对的。

问：左下角写着“律师安全通行证”，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对的。

问：我这里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证件是与开户文件一起提交的，对吗？

莫里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所以普林斯顿银行知道波达斯基先生是律师，对吗？

莫里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巴尔坎律师说：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问：除了波达斯基先生的身份证明外，Greenwich Land 的实际受益所有人岳庆芝也被披露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她的身份证明也提供了，对吗？

答：是的。

问：波达斯基先生、Greenwich Land 和岳女士通过了银行的 KYC 程序，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普林斯顿银行为 Greenwich Land 开设了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并允许这些账户获得资金，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还提到一个名为 Lamp Capital, LLC 的实体在银行有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波达斯基先生也签署了那些账户的开户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他提供了普林斯顿银行要求的身份证明，对吗？

答：是的。

问：Lamp Capital 的实际受益所有人也被披露了，对吗？

答：是的。

问：他的文件，他的护照，也提供了，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波达斯基先生、Lamp Capital 及其实际受益所有人都通过了银行的 KYC 程序，对吗？

答：是的。

问：因此，银行为 Lamp Capital 开设了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并允许这些账户获得资金，对吗？

莫里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说到你觉得波达斯基先生是 Greenwich 和 Lamp 账户的签名人，但他不是实际受益所有人，这让你感到担忧，对吗？

答：他不是这些商业的所有者，是的。

法官说：请把麦克风靠近你一点，巴尔坎律师，你也是。

问：我没有听到你的回答。

答：他不是这两家商业的所有者。

问：对。但 Greenwich Land 的申请披露了岳女士是实际受益所有人，对吗？

答：对的。

问：对于 Lamp Capital，那份申请披露了郭强是实际受益所有人，对吗？

答：对，我不记得具体的名字，但我们披露了两个不同的实际受益所有人。

问：所以波达斯基先生不是实际受益所有人并不是普林斯顿银行在开设账户时的问题，对吗？

答：对的。

问：你说到你担心这些账户中的资金流动量，对吗？

答：对的。

问：G-Clubs 我们在直接询问中看到过一次有 1350 万美元在其账户中，对吗？

答：是的。

问：Greenwich Land 大约有 1000 万美元？

答：是的。

问：Lamp Capital 大约有 1100 万美元？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是以前没有人在普林斯顿银行存入过这么多钱，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歪曲了她的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以前在普林斯顿银行看到过这样的资金流动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贷款关系时没有。

问：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答：据我所知，没有贷款关系时没有。

问：事实上，普林斯顿银行在 G-Clubs 账户开设之前就知道将会有多少钱进入该账户，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

答：不。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问：我们可以调出证物 GX-SW-2032，它在证据中。谢谢。我们可以看一下 PDF 的第五页，并放大底部的那封邮件吗？威尔森女士，你看到这是 2020 年 10 月 21 日海瑟曼·哈立德发给普林斯顿银行的 Debra Von Gonten 和 Miriam Colon 的邮件吗？

答：看到了。

问：你认识 Von Gonten 女士和 Colon 女士吗？

答：认识。

问：所以她们是你在银行的同事，对吗？

答：是的。

问：你能读一下下面第二段吗，“Hi Debra and Miriam”开始的那段？

答：我们有另一个客户与 Signature 银行有银行关系。他们是一家国际会员制豪华生活服务的初创公司，有大约 1600 名会员，目前余额为 1500 万，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在普林斯顿银行也开设一个账户。你能给我发一封邮件告知可用的货币市场账户利率吗？这就是 MMA 的意思。

问：你可以关掉这个了，谢谢。威尔森女士，你现在明白普林斯顿银行提前知道 G-Clubs 将带来多少资金，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在那个邮件链中，所以在开设账户时我不知道，但那些人会知道。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被问到 ACA Capital Group Limited 和 Greenwich Land 之间的贷款协议，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调出证物 GX-BOP-40，它在证据中。对吗？

答：对的。

问：我们可以滚动到第二页底部，第三页顶部。这是 Miriam Colon 发给海瑟曼·哈立德和丹尼尔·波达斯基的邮件，对吗？

答：对的。

问：昨天在直接询问中你被展示了这封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同事 Colon 女士在 11 月 24 日发邮件给哈立德先生和波达斯基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她要求提供她之前请求的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滚动到第二页的更上面吗？这是那天早些时候的 11 月 24 日的邮件。

答：是的。

问：重复一遍，这是 11 月 24 日，星期二，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滚动到顶部部分。12 月 1 日，Colon 女士再次向波达斯基先生和哈立德先生重申她的信息请求，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滚动到第一页底部。我们看到波达斯基先生在 12 月 2 日回复了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他提供了贷款协议中的请求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威尔森女士，你知道感恩节是在每年 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对吗？

答：是的。

问：在 2020 年，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 11 月 26 日，对吗？

答：我不太确定。

问：我告诉你——

答：我没有日历。

法官说：不要作证。

问：星期五是 11 月 27 日，对吗？

答：如果星期四是 26 日，那么是的。

问：28 日和 29 日是周末，对吗？

答：是的。

问：星期一是 11 月 30 日，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两天后，即 12 月 2 日，波达斯基先生回复了贷款协议的请求信息，对吗？

答：是的，他在 12 月 2 日回复了。

问：我们可以看一下 PDF 的第五页吗？我们可以放大上半部分。这是波达斯基先生提供的贷款协议，对吗？

答：是的。

问：昨天在直接询问中你被展示了这个，对吗？

答：是的。

问：波达斯基先生是普林斯顿银行 Greenwich Land 账户的签名人，对吗？

答：是的。

问：请你看一下第一点，ACA Capital 是基于香港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关掉这个了。威尔森女士，你作证说有一次你建议关闭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开始对 G-Clubs 进行一些网站调查，对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你说你进行了谷歌搜索？

答：是的。

问：你是亲自做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发现了所谓的负面新闻，对吗？

答：对的。

问：作为 BSA 官员，你在评估银行风险时会考虑负面新闻，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发现了与郭文贵有关的其他企业的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到了 GTV 这个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但负面新闻是来自国外的，对吗？

答：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所以。

问：你记得告诉政府你找到的关于郭文贵的新闻是来自国外的，对吗？

答：有些是的。

问：你实际上告诉政府，美国国内关于郭文贵的负面新闻不多，对吗？

答：我没有说过这些确切的话，但我找到了很多关于他的负面新闻。

问：来自国外的，对吗？

答：他从中国流亡，是的。

问：所以你了解到郭文贵与中国当局有麻烦，对吗？

答：是的。

问：你了解到他从中国流亡，对吗？

答：对的。

问：你了解到中国政府发出了针对他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对吗？

答：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问：你了解到中国政府冻结了他的资产，对吗？

答：不，我不知道。

问：即使只是你找到的关于中国政府对他采取的负面新闻，这也足以让你关闭 Lamp、Greenwich 和 G-Clubs 的账户，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歪曲了她的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

巴尔坎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谢谢你，威尔森女士。

检方律师莫里女士继续重新询问：

问：威尔森女士，在交叉询问中你被问到关于 G-Clubs QualiFile 响应的一些问题。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调出政府证物 BOP-1，并翻到第 26 页。在我们调出的过程中，威尔森女士，QualiFile 结果在你进行 BSA 分析的各种考虑因素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如果 QualiFile 报告显示应拒绝某个账户，那么我们在银行会自动拒绝该账户。但我们还会考虑其他因素，有时人们会对他们的社会安全号码进行冻结，所以我们要确保没有冻结情况。我们还会查看在 QualiFile 报告中列出的时间段内开设了多少账户。如果在短时间内在多个机构开设多个账户，这对我们来说会引起很多警示，因为这是诈骗者通常会做的事情。他们会在不同的银行开设多个账户。作为 BSA 官员，这是一个警示。通常，作为个人或企业，你只会在很少的银行开设账户。

问：看这个，威尔森女士，G-Clubs QualiFile 报告是在什么日期运行的？

答：2020 年 11 月 3 日。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证物的第 25 页，就是前一页。G-Clubs Operations 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答：2020 年 10 月 7 日。

问：在 QualiFile 报告运行之前，G-Clubs 作为公司存在了大约几周？

答：不到一个月。

问：我们可以把这个关掉，洛夫特斯女士。你在交叉询问中还被问到了一些关于何浩然地址的问题。你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去过何浩然在美国的家吗？

答：没有。

问：你知道提供给普林斯顿银行的地址是否是他实际居住的地方吗？

答：不知道。

问：你还被问到关于 ACA Capital 在香港的地址的问题，对吗？

答：对的。

问：你去过 ACA Capital 在香港的办公室吗？

答：没有。

问：你知道 ACA Capital 是否实际上在它提供给银行的地址运营吗？

答：不知道。

问：你见过被列为账户最终实际受益所有人的郭强吗？

答：没有。

问：你见过被列为多个账户签名人的王雁平吗？

答：没有。

问：关于您对这三个客户 Lamp Capital、Greenwich Land 和 G/Clubs 的 BSA 分析，最终受益所有人的身份对于您的 BSA 分析有何相关性？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他们是非居民外国人，这意味着他们不是美国公民。因此，我们银行的规定是，对于任何非居民外国人，无论他们是账户的受益所有人还是签署人，我们都会更加频繁地监控他们，因为这类人通常会进行大量的跨国电汇，因此我们喜欢对此进行监控。

问：在您监控这些账户的期间，您发现了哪些与 BSA 分析相关的账户活动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评估这些账户的风险有何相关性？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大量资金流入账户后迅速被转出，这种活动与我们通常与投资资本或房地产业务相关的业务类型不符。

问：Lamp Capital 和 Greenwich Land 被银行描述为什么类型的业务？

巴尔坎律师说：反对，超出范围。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它们是投资顾问或房地产业务。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稍等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莫里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说：重新交叉询问。

重新交叉询问，由辩方巴尔坎律师重进行询问：

问：威尔森女士，实际受益所有人提供了普林斯顿银行要求的所有身份证明文件，对吗？

答：对的。

问：Greenwich、Lamp 和 G-Clubs 都通过了银行的 KYC 程序，对吗？

答：在开户时是的。

问：这些账户已经开设并获得了资金，对吗？

答：对的。

巴尔坎律师说：谢谢，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说：还有其他问题吗？

莫里律师说：没有了，法官大人，谢谢。

法官说：你可以离开了。

(证人离场)

法官说：政府可以传唤下一个证人。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传唤山姆·罗伯茨。

(宣誓后，山姆·罗伯茨作为证人作证)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

证人说：山姆·戴维·罗伯茨，S-A-M-U-E-L, D-A-V-I-D, R-O-B-E-R-T-S。

法官说：你可以提问了。

直接询问

由检方律师霍顿先生进行询问：

问：早上好，罗伯茨先生。

答：早上好。

问：你在哪里工作？

答：我在 Bitgo 工作。

问：你能为陪审团和法庭记录员拼写一下这个名字吗？

答：B-I-T-G-O。

问：罗伯茨先生，麻烦请你能把麦克风移近一点，可能我们会更容易听到你。Bitgo 所属的行业是什么？

答：Bitgo 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行业。

问：你在那工作多久了？

答：三年零三个月。

问：你在 Bitgo 做什么工作？

答：我在 Bitgo 的合规团队工作，负责交易监控和调查。

问：作为 Bitgo 合规团队的一员，罗伯茨先生，你有没有审查过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

答：有。

问：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一般来说，罗伯茨先生，Bitgo 在加密货币行业为客户提供什么服务？

答：Bitgo 提供钱包服务和托管服务。

问：你能解释一下钱包服务的意思吗？

答：可以。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或客户提供一个钱包，让他们可以与区块链互动。

问：在这个背景下，钱包的用途是什么？

答：钱包可以用来接收、持有和发送加密货币。

问：罗伯茨先生，你在 Bitgo 的职称是什么？

答：我是金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问：作为 Bitgo 金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您会审查哪些信息来执行您的工作？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会审查各种信息，包括客户的账户资料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信息。

问：作为 Bitgo 金融情报部门的一部分工作，你会了解 Bitgo 客户业务的性质吗？

答：会。

问：你了解 Bitgo 客户业务的目的是什么？

答：为了了解他们在 Bitgo 平台上的活动。

问：你会了解 Bitgo 客户的哪些事情？

施里克律师：反对。

法官说：你会调查客户的哪些方面？

问：罗伯茨先生，你会调查 Bitgo 客户的哪些方面？

答：我们会审查他们的业务信息以及与他们业务相关的人员信息。

问：罗伯茨先生，在你在 Bitgo 的工作中，你第一次听说喜马拉雅交易所是哪一年？

答：2021 年。

问：当你第一次听说喜马拉雅交易所时，你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理解喜马拉雅交易所是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问：你这种理解的依据是什么？

答：这是 Bitgo 在为喜马拉雅交易所开户时提供的信息。

问：是谁向 Bitgo 提供了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信息？

答：我不记得或不清楚确切的人员，但应该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员工。我记得是有人提供的。

问：您在 Bitgo 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入驻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没有参与他们在 Bitgo 的开户过程。

问：当时，您在与该交易所相关的工作中具体负责哪些内容？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当时喜马拉雅交易所要求 Bitgo 支持他们的两种加密货币。

问：那两种加密货币是什么？

答：第一种叫喜币，第二种叫喜美元。

问：你对喜币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理解喜币是一种价值波动的加密货币。

问：你对喜美元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理解喜美元是一种稳定币。

问：当时你对稳定币的理解是什么？

答：对我来说，稳定币是一种从其他货币或资产中获得价值的加密货币。

问：那是如何运作的？

答：它的运作方式是你会有基础货币或资产，并将一定数量的这些货币或资产预留出来，然后会有相应数量的加密货币代币与这些货币或资产相对应。

法官说：你说的预留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可以用美元稳定币作为例子。如果有 100 个美元稳定币加密货币代币，那么就会有 100 美元被预留出来，为这些加密货币代币提供价值。

法官说：但以什么方式预留？

证人说：这可能有所不同，但我通常理解为你会将其预留在银行账户、银行金库中，或某个无法访问该价值的地方。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由检方霍顿律师继续询问：

问：在 2021 年，喜马拉雅交易所在 Bitgo 注册了哪些产品？

答：我记得喜马拉雅交易所注册了我们的热钱包服务和托管服务。

问：与您的托管服务相关的钱包有哪些？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这些钱包是冷钱包。

问：罗伯茨先生，有什么区别——

翻译员说：您能再说一遍吗，罗伯茨先生？是什么服务。

证人说：热钱包服务和托管服务。

问：罗伯茨先生，您提到喜马拉雅交易所施里克律师：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在 Bitgo，热钱包是非托管的，这意味着钱包的用户拥有最终控制权；而冷钱包通常是托管的，Bitgo 控制那个冷钱包。

问：冷钱包是否连接到——

法官说：稍等一下。你说的钱包持有者指的是谁，是实体吗？你指的是客户吗？你说的持有者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因此，加密货币钱包是由私钥保护的，而这些私钥只能由钱包持有者知道。

法官说：但你说的持有者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钱包的持有者是指拥有那些私钥并保护钱包的个人或实体。我认为一个好的例子是，如果你现在口袋里有一个钱包，里面有 100 美元，你就是钱包的持有者，你在保护它。但如果你在银行账户里有 100 美元，那是银行在保护它，而不是你自己。

法官说：请继续。

问：罗伯茨先生，这些钱包是否连接到互联网？

答：你能澄清一下你说的是哪种类型的钱包吗？

问：这些钱包中是否有任何一种连接到互联网？

答：通常，热钱包根据定义是连接到互联网的。

问：冷钱包不连接互联网有什么含义？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通常它们被认为比热钱包更安全，因为如果钱包断开互联网连接，恶意或不法分子就更难以攻击它。

问：罗伯茨先生，在 2021 年这个时候，您是否了解喜马拉雅交易所会在他们的 Bitgo 钱包中存储什么？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记得他们当时考虑存储喜币和喜美元。

问：你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的？

答：我记得在账户开户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关于客户想要做什么的信息，表格中提到了这一点。

问：你说在 2021 年喜马拉雅交易所签约使用 Bitgo 的服务时，你进行了尽职调查，这个尽职调查是怎么进行的？

答：这个尽职调查是针对喜美元和喜币的，是反洗钱尽职调查。

问：反洗钱尽职调查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对某些事物进行审查的过程，以查找与金融犯罪或洗钱相关的警示信号。

问：你说的警示信号是什么意思？

答：在我工作的行业中，我们的重点是检测可疑活动和金融犯罪的迹象。警示信号是我们寻找的东西，用来判断某些活动、某些客户是否有可疑活动或潜在的金融犯罪接触点。

问：关于喜币和喜美元，罗伯茨先生，您在 2021 年进行了哪些分析？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们进行了几项不同的工作。首先是公开来源的研究，包括我们行业中所谓的负面新闻搜索，看看是否有在公共领域中可能呈现警示信号的信息。我们评估这些加密货币的设计，看看是否有隐私增强等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会呈现警示信号，并试图了解我们的区块链分析供应商是否能够监控这些加密货币。

问：你所说的区块链分析是什么意思？

答：区块链分析是解释区块链上发生的加密货币交易的过程。对于我的角色来说，这个过程是试图了解这些交易是否有金融犯罪的警示信号。

问：那么，2021 年对喜币和喜美元进行区块链分析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当时我记得我们的区块链分析供应商无法监控喜币或喜美元。

问：你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如果有的话

答：我记得得出结论，这两种加密货币处于一种预发布状态，所以我们的供应商可能还没有开始支持对它们的监控。

问：预发布状态是什么意思？

答：我理解的预发布状态是指尚未公开但正在开发中的加密货币。

问：罗伯茨先生，当你谈论区块链活动时，你指的是什么？

答：区块链——对不起，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你提到在 2021 年你查看了喜币和喜美元的区块链活动，你指的区块链是什么？

答：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账本，它促进了加密货币交易。

问：什么是分布式账本？

答：这个概念是指区块链可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计算机上，例如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计算机，并且可以被不同的人访问。因此，当在区块链上处理交易时，许多不同的参与方可以验证这些交易，没有单一实体或群体能够控制这一过程。

问：在你对喜币和喜美元的分析中，你是否查看了区块链？

答：我记得在那次审查期间考虑过喜币和喜美元的区块链活动。

问：你发现了什么吗？

答：是的。我的结论是这些币种处于预发布状态，因此当时不会有区块链活动。

问：一般来说，在你在 Bitgo 的工作中，你如何查看区块链？你是怎么做的？

答：我们有几种方法。我们有区块链分析供应商提供的工具帮助我们解释区块链。我们有内部的区块链交易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访问公共网站，通常称为区块浏览器，这些网站允许公众搜索区块链上的活动。

问：当你谈论区块链时，这是一个公众可以访问的东西吗？

答：通常，区块链上的活动，例如交易，通常是公开可访问的。

问：谁控制区块链？

答：这取决于具体的区块链。但通常区块链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控制。

问：你在查看喜币和喜美元时，是否看了特定的区块链？

答：是的。

问：是哪一个？

答：我记得查看了以太坊区块链，因为我理解这两个数字资产将在该区块链上具有互操作性或基础。

问：你说的以太坊区块链是公开可访问的吗？

答：是的。

法官说：你说的是互操作性吗？

证人说：不是。

法官说：你说了什么？

证人说：可以让我回顾一下我说的话吗？

(记录被宣读)

证人说：我想我试图说互操作性。以太坊区块链被称为第一层区块链，你可以在其上构建一些东西，例如加密货币。

问：罗伯茨先生，谁控制以太坊区块链？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有任何单一团体或实体控制以太坊区块链，所以没有人控制。

问：那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理解以太坊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

问：去中心化是什么意思？

答：没有任何个人、团体或一群人控制在该区块链上可以进行的交易。

问：这对于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也适用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可以回答。

答：我认为这取决于具体的加密货币。

问：在 2021 年你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预发布审查中，有发现任何警示信号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在 2021 年完成审查时发现任何警示信号。

问：在你完成审查后，喜马拉雅交易所和 Bitgo 发生了什么？

答：喜马拉雅交易所被接纳为 Bitgo 的客户，喜美元和喜币这两种加密货币被批准支持我们的钱包。

问：罗伯茨先生，在 2021 年接纳之后，你是否进行过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审查？

答：是的。

问：你进行的那次账户审查是哪一年？

答：始于 2022 年。

问：在什么情况下 Bitgo 会对客户进行账户审查？

答：情况有很多。具体到我的团队，当我们收到检测场景的警报或通知时，我们可能会启动账户审查。

问：是什么触发了您在 2022 年进行的账户审查？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Bitgo 收到了一个传票，该传票提到了喜马拉雅国际清算有限公司以及我认为与该实体有关的个人和其他实体。

问：那么，您了解的喜马拉雅国际清算公司是什么？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理解它是一个实体。我记得它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是喜马拉雅交易所背后的运营实体。

问：这个传票要求 Bitgo 进行账户审查吗？

答：没有。

问：当您开始账户审查时，是否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任何指示？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不记得收到任何来自美国政府的指示。

问：这次 2022 年的账户审查与前一年的审查有什么不同吗？

答：有。

问：有什么不同？

答：它的起因不同，审查的目的不同，我们调查的各方和实体也不同。

问：你在 2022 年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审查的第一步是什么？

答：第一步是尝试了解传票中列出的名称和实体，所以第一步通常是进行开源审查，在 Google 等公共数据库上查找信息。

问：在这次审查中，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哪些材料是你审查的一部分？

答：这样的账户审查会包括对 Bitgo 所收集的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信息的审查。

问：当时喜马拉雅交易所所有网站吗？

答：有，我记得他们有一个网站。

问：审查网站是你审查的一部分吗？

答：是的。

问：你是否参考了该网站上的任何材料？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答：我记得查阅了关于喜美元和喜币的白皮书，并浏览了他们网站上的几个网页。

问：你说你查阅了喜币和喜美元的白皮书，什么是白皮书？

答：在区块链行业中，想要开发新区块链或加密货币的人通常会选择发布白皮书，概述加密货币或区块链的目的、运作方式及其他各种信息。

问：在 2022 年账户审查的第一阶段，罗伯茨先生，你了解了喜币的价格吗？

答：我记得了解到喜币有一个价格，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并进一步进行了审查。

问：当你进一步审查喜币的价格时，你发现了什么？

答：我记得发现喜币似乎有一个非常大的表面市值，基于我了解到的流通中的喜币数量，以及我在喜马拉雅交易所网站上审查的喜币价格。

问：罗伯茨先生，当你说喜币有很大的市值时，你能向陪审团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能简单边栏讨论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谢谢。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因为我预见到接下来的提问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领域，这位证人可能会被问及他是否发现市场上流通的大量喜币相对于其市值是否让他觉得奇怪、不寻常或不正常。我可能错了，霍顿先生可以澄清。如果问题深入到这个程度，我认为这将超出我们昨天理解的法官大人关于专家证人证词的裁决范围。

法官说：我预计他会作证说他们因为某些因素决定终止关系。如果这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么他对此作证是合适的。

舒里克律师说：明白了，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关于这些问题，这位证人的意见和事实观察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也是我们昨天理解法庭划定的界限。

法官说：到目前为止，他只谈到了市值。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重读，但我现在想提出异议，因为在这个问题或下一个问题中，我预计我们会涉及到这一点。可能没问题，但我觉得我们接近那个区域了。

法官说：所以我预计他会说他的公司不想与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司做生意，对吗？

霍顿律师说：大体上是这样的。他在对市场上的这些产品进行分析。他在吸收信息。正如法官大人所说，他在作证说应该用这些信息做出什么推荐。所以有些问题是关于他的实时历史分析。法庭的命令是关于揭示的一般联系和一般话题。我无意接触这些。他说他看到的唯一一件事是市值，这与他的调查有关。我想问他这意味着什么，这如何与调查相关。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最后一点。正如法庭可能还记得的，在政府专家披露中，肖恩教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这个具体问题，即他作为专家认为市值相对于交易量的巨大是某些迹

象的指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位证人的预期证词与霍顿律师刚才所说的有很大重叠。

法官说：所以专家将就其对重要性的意见作证。他在陈述一个事实，然后决定终止关系。所以你不会问他市值大的意义是什么？

霍顿律师说：当然不会问他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我会问他他发现市值是一个相关事实，他看到了一个相关的市值，这怎么相关。这是从了解事实到做出推荐的桥梁。

法官说：他必须对为什么他们不赞成这一特征做一些解释，这是合乎逻辑的。你的证人会说他不同意，这正是专家证人所做的。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回到公开法庭上)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由霍顿律师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在 2022 年账户审查的第一阶段，您对喜币币的价格有什么了解？

答：记得我了解到它有价值，并且了解到一些关于喜币的公开信息。

问：你刚才提到你观察到了喜币的市值，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什么是市值吗？

答：我理解市值是--抱歉，我从头开始解释。某种资产的总量。市值是一种资产的总量。

市值是某种资产的总量。

问：你观察到喜币的总量是多少？

答：我记得它的单价在 15 到 20 美元之间，并且它最大供应量大约在 10 亿到 15 亿个之间。因此，通过将喜币单价格乘以流通中的喜币数量，喜币的市值似乎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范围。

问：看到喜币有数十亿美元的市值对你的审查有什么影响？

答：我记得这促使我们去了解更多关于喜币的信息，例如访问加密货币市场数据网站，看看我们是否可以验证这些信息或了解更多信息。

问：在这个过程中，您了解到了喜币的历史价格吗？

答：我记得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喜币在 2021 年末左右价格迅速飙升的公开新闻文章。短短几周内，它的价格从非常非常低的不到一美元飙升到非常显着的价格，超过 20 美元。

问：H 币的价格从不到 1 美元涨到 20 多美元，这对您评价喜币有什么影响？

答：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问：那您做了什么来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答：我尝试了解——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尝试在加密货币市场数据网站上寻找更多信息。但在这些网站上找不到任何有关喜币的信息。所以接下来我尝试去了解他们的交易所如何运作以及其他相关的事情。

问：罗伯茨先生，为什么看到喜币的历史价格会促使您采取这些后续措施？

答：因为我发现与我对加密货币金融市场的了解相比，喜币价格飙升异常。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反对

法官说：证人是作为公司员工的身份在说话，对吗？

证人说：是的。

法官说：证人可以继续。

问：罗伯茨先生，为什么看到喜币价格飙升会促使您采取这些额外的调查步骤？

答：因为我发现喜币的价格飙升与我对加密货币金融市场的理解相比是一个异常现象。而当我们发现异常现象时，就会开始评估它是否给我们带出警示信号。

法官说：你所说的异常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我的意思是，将我观察到的或者记忆中的喜币的市场活动与比特币等其他加密货币的市场活动、及我对其他加密货币价格波动的原因进行比较。

问：当你将喜币与其他币种进行比较时，你看到了什么？当你在审查过程中将喜币与其他货币进行比较时，你看到了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证人可以回答。

答：我的结论是，从总体上看，与我熟悉的知名加密货币相比，喜币价格上涨似乎很显著。

问：在这次调查中，你进行了区块链分析吗？

答：我查看了区块链中有关喜币和喜美元的信息。

问：当你查看喜币和喜美元的区块链时，你看到了什么？

答：我发现喜币是一种创建并发布到以太坊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我还找到了一个钱包，里面存放着大量流通中的喜币。

问：谁拥有这个存放着大量流通中的喜币的钱包？

答：我记得这个钱包是通过 Bitgo 平台生成的，是由喜马拉雅国际清算有限公司持有的热钱包。

问：你说的大量流通中的喜币，大约有多少存放在喜马拉雅交易所自己的钱包里？

答：我记得几乎是 100%。

问：几乎百分之百的喜币都在喜交所自己的钱包里，这一发现对您的看法有何影响？

答：这表明喜币的所有权高度集中。

问：喜币存放在热钱包中对你的看法有何影响？

答：这促使我去查看可能存放在冷钱包中的加密货币资产。

问：确定资产是存放在冷钱包还是热钱包中的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是全面了解他们在 Bitgo 平台上的活动。

问：喜币存放在热钱包而不是冷钱包中，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因为喜币的市值似乎高达数十亿美元，当时我认为企业会寻求将这些资产存放在冷钱包中。

问：为什么你当时认为这样的资产会放在冷钱包中而不是热钱包中？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证人可以回答。

答：我记得喜币的区块链交易活动并不多。所以如果你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我认为最好将它们存放在冷钱包中，因为冷钱包提供了增强的安全功能。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驳回。

问：罗伯茨先生，你说你一部分审查是将喜币喜美元与其他加密货币进行比较。当你查看区块链时，这种比较结果如何？

答：我发现几乎 100%的喜币和喜美元都存放在同一个钱包中，相对于其他可用的加密货币来说，这点是异常现象。

舒里克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驳回。

问：罗伯茨先生，你所说的异常是什么意思？

答：许多加密货币通常具有——

法官说：我认为他是让你定义这个词。

证人说：定义哪个词吗？

法官说：“异常”。

证人说：不正常的发现。

问：罗伯茨先生，比特币在区块链上交易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证人可以回答。

答：比特币可以在区块链上交易。

问：你在调查账户时，是否发现喜币在区块链上交易？

答：我发现与喜币相关的区块链交易活动不多。

问：喜美元是否在区块链上交易？

答：和喜币的情况相似（在区块链上的交易活动不多）。

问：罗伯茨先生，你刚才证词中提到的喜币喜美元与其他加密货币的比较，对你的看法有何影响？

答：我发现这两种加密货币的区块链活动与我对一般加密货币活动的预期不符。

问：看到喜币喜美元的区块链活动相对较少，对你的看法有何影响？

答：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调查的警示信号。

问：看到几乎所有的喜币都存放在喜马拉雅交易所自己的钱包里，对你的看法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这是一个潜在的警示信号，我们想要了解更多。

问：罗伯茨先生，看到喜币存放在热钱包而不是冷钱包中，对你的看法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这也是一个警示信号，我们想要了解更多并进行调查。

问：为什么这些都是警示信号？

答：因为所有喜币喜美元的活动都不符合一个正常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情况。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驳回反对。你可以继续。

问：罗伯茨先生，您说您读过喜币和喜美元的白皮书，您从中了解到喜美元是什么？

答：我理解喜美元是一种稳定币。

问：作为 Bitgo 金融情报部的负责人，你对稳定币的理解是什么？

口译员：法官大人，口译员请求所有各方说话放慢速度。

法官说：好的。

答：您能重复一遍问题吗？

问：作为 Bitgo 情报部的负责人，您对稳定币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的理解是，稳定币的价值来自另一种货币或资产。

问：原理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作为您就职的这家公司的员工，您对此有何理解？

答：稳定币的价值来自于另一种货币或资产，而这种货币或资产并不一定是真的，只是另一种货币或资产（下文中的基础资产，或基础货币）。

问：那么，稳定币与该不同资产之间有什么联系？

答：我的理解是，稳定币的目的是保持对该基础资产或货币的价格稳定。

问：当你查看喜美元时，你看到铸造了多少单位？

答：当我查看喜美元的区块链信息时，我记得大约铸造了 10 亿到 15 亿喜美元。

问：您预计这对其储备意味着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有持续的反对。

法官说：有其他问题吗？

答：抱歉。你能再重复一遍问题吗？

问：你说你观察到铸造了 10 亿到 15 亿单位的喜美元，首先我想问你，喜美元的单位是什么意思？

答：单个代币。对于加密货币而言，通常有一个最大供应量的概念。在加密货币里不一定是最大的。以比特币为例，它的最大供应量是 2,100 万个，这是比特币数量的极限了。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反对以比特币为例。

法官说：所以你是根据你们公司的优先事项和政策作证，对吗？

证人说：我作证是因为我今天被叫来这里作证。

法官说：我的意思是，您是在谈论贵公司分析问题的方法吗？

证人说：是的。

法官说：请继续。

问：罗伯茨先生，您刚才在调查中您观察到铸造了 10 亿到 15 亿单位的喜美元。“铸造”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理解是，已创建的代币单位数，即加密货币代币的单位数。

问：当您看到喜马拉雅元有 10 亿到 15 亿单位时，您会寻找什么？

答：这让我想要了解相对应的美元被存放或存储在哪里。

问：在这种情况下，拥有 10 亿到 15 亿的喜美元，你所说的对应的美元价值是什么意思？

答：因此，如果一喜美元等于一美元，我会预期会有相应的——如果流通中的喜美元大约有十亿到十五亿，我会预期在其他地方会存有等值的美元或美元价值。

问：你最终发现了什么？

答：你是问的 2022 年的初步审查吗？

问：我会换个问题。在你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审查中，你了解到与这 10 亿到 15 亿单位的喜美元相关的美元价值吗？

答：在查看这些信息后，我在公开领域或账户信息中没有找到关于喜马拉雅如何存储这些价值的信息。

问：在这次账户审查中，罗伯茨先生，你了解到喜美元或喜币是否有黄金支撑吗？

答：我不记得发现这些加密货币有黄金支撑。

问：当您审查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设计和功​​能时，罗伯茨先生，您是否了解到客户能否从交易所提取他们的喜币和喜美元？

答：我记得在审查他们交易所的机制时有一些问题。

问：您是否了解到客户能否从交易所提取他们的币？如果有，您了解了什么？

答：我记得想了解更多信息，以便理解客户如何以及是否可以从交易所提取代币。

问：你最终了解到了客户是否可以从交易所提取币吗？

答：我记得了解到更多关于交易所机制的信息。我记得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员工告诉我当时无法提取喜币。

问：无法从交易所提取喜币这一发现对您的调查有何影响吗（如果有的话）？

答：我发现这与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运作方式不同。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驳回反对。你可以继续。

问：为什么你觉得这不正常？

答：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典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允许用户提取他们的资产。

舒里克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驳回反对。

问：罗伯茨先生，不能提取代币这一事实对你对交易所的审查有何影响？

答：这是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事情。

问：你是否曾直接与喜马拉雅交易所交谈？

答：是的。我与我认为喜马拉雅交易所员工的人进行了交谈。

问：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答：我记得第一次是在 2023 年初。

问：2023 年初的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答：电话的目的是 Bitgo 的合规团队，包括我自己，向喜马拉雅交易所询问我们迄今为止调查中的发现。

问：2023 年 1 月你想问他们什么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记得有各种问题，包括关于他们交易所运作机制的问题，关于喜美元稳定币的更多细节，以及关于他们实际操作地点的其他问题。

问：在 2023 年 1 月的电话中，你得到了这些问题的充分回答吗？

答：Bitgo 收到了这些问题的回复。我记得当时我认为或发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收到的一些回复。

问：顺便问一下，2023 年 1 月的是什么类型的电话？

答：这是一次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视频通话。

问：在这次通话中，交易所关于喜币价格告诉你什么？

答：我记得问了一个关于喜币价格的问题，并得到了这样的回应——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传闻信息。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记得得到的回应是价格每天都在波动。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可以稍作交流吗？

法官说：可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的理解是这一系列提问涉及到证人与喜马拉雅交易所总法律顾问之间的对话，包括多次对话。根据法庭对共谋者声明和代理人声明的第二次裁定，政府首先必须证明总法律顾问是代理人或共谋者。政府没有这样做。因此，这位证人关于 2023 年 1 月交易所总法律顾问告诉他的话，根据法庭的裁定是不适当的，并且是传闻信息。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些问题和证词的目的是了解这些声明在当时对他的影响。这些声明是否真实，当然其中大多数是假的。因此，有几个原因说明这些声明不是传闻信息。当一个证人像这样，他的工作是获取和分析关于其客户的信息，获取这些声明是为了了解其影响，这就是我试图引出的问题。

法官说：他是基于从不同来源收集的信息得出最终结论的，其中之一是与某人的对话——

霍顿律师说：应该是来自交易所的人。

法官说：我认为这是合理的。他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舒里克律师说：他当然可以这样做，而不需要从证人那里引出这个人所说的话。

霍顿律师说：那是信息的来源。他通过打电话给客户，要求他们回答问题来分析客户。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维持反对意见。最终，我们理解法庭在五月的裁定是，政府不能认为这里涉及的每一家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在整个相关期间都是被告的代理人，因此他们的话就是被告的话。

法官说：嗯，他们不一定是被告的话。他说他需要做研究。他进行了询问。根据这些询问的回答，他们决定终止关系。他要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

舒里克律师说：我明白了。我不是说他不能。我只是说必须有一些证明，证明这个声明人是共谋者或代理人。否则，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对话可以进入陪审团的视野。

霍顿律师说：撇开已经提交和将要提交的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代理及其与被告关系的证据不谈，它们不是依据共谋者或代理人例外提交的。它们是作为对听众的影响提交的。

法官说：这是我的理解。好吧。

(回到公开法庭上；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我知道我们现在需要休息一下，所以我们会这样做。记住，你们不可以在自己之间或与任何其他他人讨论此案。不要让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此案。不要阅读、观看或收听与此事有关的任何内容。我们将在中午继续。

法庭书记员说：陪审团退场。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先生，你可以出去了。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暂时被准许离开)

法官说：你们可以坐下了。在我们休息前还有什么事情吗？

芬克律师：政府没有。

舒里克律师说：辩方没有，法官大人。谢谢。

法官说：好的。

(休庭)

下午会议

下午 12:00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口译员告诉我，他们无法跟上非常快的技术性语言，所以请你们都慢下来。

霍顿律师说：明白，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入场。

(陪审团入场)

法官说：请坐下。

你可以继续提问。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由霍顿律师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在休息前，你提到你在 2023 年 1 月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一些人参加了一个视频通话。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谁参加了那次视频通话？

答：我记得有一个我知道名叫 Priya Patel 的人参加了那次视频通话。

问：在通话中你能看到 Patel 女士吗？

答：我不记得能看到 Patel 女士。

问：你看到什么了吗？

答：一个黑屏。

问：在这次视频通话中，你能看到 Patel 女士在做什么吗？

答：不能。

问：在 2023 年 1 月与交易所的这次通话中，交易所告诉你什么关于他们的区块链活动的信息？

答：我不记得有关于区块链活动的具体回应，除了关于喜美元和喜币的一般讨论。

问：交易所是否告诉你喜美元和喜币是否有黄金支撑？

答：我不记得有关于黄金的回应或任何讨论。

问：在这次 2023 年 1 月的视频通话中，交易所告诉你什么关于郭文贵的信息？

答：我记得 Bitgo 问了一个关于郭文贵的问题，我们收到了回应并进行了讨论。

问：在这个阶段的账户审查中，为什么 Bitgo 会对郭文贵有问题？

答：我们对郭文贵有疑问，因为通过谷歌搜索，我们在公共领域找到了一些新闻文章和其他信息，猜测郭文贵与喜马拉雅交易所所有联系。

问：在这次通话中，Patel 女士或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其他人告诉你什么关于雇佣郭文贵的事情？

答：我记得听到 Patel 女士说喜马拉雅交易所与郭文贵没有财务联系。

问：那次通话中喜马拉雅交易所与郭文贵没有财务联系的声明对你的审查有什么影响？

答：我们记录了这一点，并且它成为我们继续调查分析的一部分。

问：罗伯茨先生，在这次通话中，你向喜马拉雅交易所询问了什么关于喜美元的信息？

答：我记得我们有一些问题并讨论了喜美元的储备和支撑，并且我们请求了一些相关的文件。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为证人展示标为政府证物 BR208A 的文件。如果可以，请翻到第二页，然后再回到第一页。

问：罗伯茨先生，这是什么文件？

答：我理解这份文件是一家公司名为 Armanino 发布的独立会计师报告。

问：你以前见过它吗？

答：见过。

问：你在哪里看到的？

答：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是从 Patel 女士发送的电子邮件中收到的附件和文件，Bitgo 请求了这些文件。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出将政府证物 BR208A 作为证据。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采纳证据。

(政府证物 BR208A 被接纳为证据)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它。

由霍顿律师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请注意第一页右上角的 Armanino，你刚才提到过它们。Armanino 是什么？

答：我理解 Armanino 是一家会计和审计公司。

问：这份文件的标题是什么？

答：标题是独立会计师报告。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翻到第二页。如果可以，请放大文档顶部的“Notes”上方部分。

问：现在请看左上角，罗伯茨先生，这页的左上角写着喜马拉雅国际储备。在你的审查过程中，你对喜马拉雅国际储备有何理解？

答：我不记得对此立即有任何发现。

问：页面中部顶部写着“喜美元银行和基金持有报告”，日期是 2022 年 7 月 31 日。你理解这条信息代表什么？

答：我理解这些信息与喜美元的储备和货币相关。

问：顶部的行项旁边的数字写着“存放在喜马拉雅银行账户中的美元”，这个行项旁边的数值是多少，罗伯茨先生？

答：401,163,865.60 美元。

问：罗伯茨先生，喜马拉雅交易所给你的这份 Armanino 报告中关于喜美元的黄金储备有什么描述吗？

答：我不记得在这份文件中有关于黄金储备的发现。

问：下面一行写着“发行的喜美元计价负债”，总计。你理解这一行代表什么？

答：我理解这一行指的是给予喜美元其稳定币价值的金额。

问：这与你在区块链分析中观察到的喜美元数量相比如何？

答：我记得发现这个数字与我认为铸造并流通的喜美元加密货币代币的数量不符。

问：提醒我们一下，你认为铸造并流通的喜美元数量是多少。

答：我记得大约在 10 亿到 15 亿单位之间。

问：那么，这个你观察到的喜美元铸造量与这份报告中反映的数量之间的对比，对你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审查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发现这提出了关于喜美元是否对美元有稳定价值的问题。

问：你说这提出了关于这个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意思是，这个特定金额与我认为流通中的喜美元数量不同，因此，如果流通中有 10 亿到 15 亿喜美元加密货币代币，当没有等值的美元储备支持该价值时，它们怎么可能每个值 1 美元。

问：你刚才描述的问题如何影响你对喜美元的分析？

答：我记得做出发现，质疑它是否真的稳定币。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高亮显示以“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抵押喜美元代币”开头的那一行。

问：这是什么意思，“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抵押喜美元代币”？

答：我记得这似乎是指可以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查看的喜美元加密货币单位。

问：旁边的数字是多少？

答：那个数字是 0。

问：下面一行写着“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平台上的抵押喜美元信用”。罗伯茨先生，你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答：我理解喜美元信用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用来在其平台上表达喜美元的一种方式。

问：关于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平台，你有什么理解吗？

答：我记得认为这是指喜马拉雅交易所。

问：从这份文件中，交易所提供给你的关于喜美元是否在区块链上的信息，你有什么理解？

答：抱歉，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是的。你从交易所提供的这份文件中对喜美元是否在区块链上有什么理解？

答：我回到我最初对可以在区块链上查看的喜美元加密货币的发现，我记得发现区块链上有一种叫喜美元的加密货币。

问：报告给你的以太坊区块链上的喜美元代币数量为 0，这对你对喜美元的分析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这是另一个让我质疑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可以查看到的喜美元是否符合稳定币定义的信息。

问：为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问：罗伯茨先生，为什么在交易所提供的这份文件中看到区块链上的喜美元代币数量为 0，会让你质疑它是否符合你对稳定币的理解？

答：因为我理解流通中的喜美元总量在 10 亿到 15 亿之间，看到这个数字 0 让我质疑区块链上的喜美元是否有任何价值。

问：如果交易所报告给你的喜美元代币不在区块链上，你对喜美元代币实际上在哪里有什么理解？

答：我理解我可以在区块链上看到的喜美元代币仍然在区块链上。

问：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平台上的喜美元信用，你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答：我记得认为这是喜马拉雅交易所其平台上对喜美元的一种内部引用。

问：在你的理解中，内部平台与区块链相比如何？

答：内部平台可能选择在不向公众开放的私人账本上运行。

问：私人账本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意思是，维护客户账户余额、客户交易的文档或数据库，仅该平台可以查看。

问：你对喜马拉雅交易所是否操作一个内部私人账本有什么理解？

答：我记得认为这些信息和我们了解到的其他关于喜美元的信息表明，他们正在操作某种类型的私人账本来跟踪交易、客户余额等。

问：你理解到他们使用私人账本对你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分析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认为他们在操作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其活动在私人账本上进行跟踪。

问：这一事实对你对交易所的看法有何影响？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问题是这一事实对你向公司提出的建议有何影响。

霍顿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问：罗伯茨先生，你认为喜马拉雅交易所作为一个内部账本操作，这对你向公司提出的关于与喜马拉雅交易所关系的建议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这是我们在讨论调查结果时分析和发现的一部分。

问：你说这是你分析的一部分。它对你的分析有什么帮助？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记得它帮助我们理解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运作方式。

问：罗伯茨先生，关于内部账本这一事实对你分析交易所何帮助？它具体是如何相关的？

答：对我来说，我理解交易发生在一个私人账本上，而不是公开可见的账本上，因此交易所可能与其他发现结合在一起，可能在操作一种封闭系统。

问：封闭系统对于分析目的意味着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罗伯茨先生，你提到封闭系统。这对你的分析有何影响？为什么这一发现对你有意义？

答：我记得了解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交易流；我记得了解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客户不能提取喜币或喜美元；我还——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传闻信息。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答：我记得了解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客户通常通过某种类型的美元转账，如电汇来资助他们的账户。这些方面让我相信，交易所内的任何喜币或喜美元活动都是他们平台内部的，而没有从交易所到区块链上其他平台的喜币或喜美元交易。

问：为什么这些对你的分析重要？

答：这些对我的分析很重要，因为我需要了解喜马拉雅的商业模式。

问：罗伯茨先生，你所提到的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是内部操作的观察，对你的分析有什么启示？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换一种问法。

法官说：好的。

问：你刚刚列举的发现，客户无法从交易所提取代币，以及交易所似乎作为内部账本操作，这对你的分析有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问：——启示？你为什么在报告中包含这些信息？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准备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证人说：准备这个报告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在对喜马拉雅交易所进行账户审查。

法官说：你的账户审查会对什么产生影响？

证人说：这会影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发现了任何需要向更高级的合规管理层上报的金融犯罪红色警告旗。

由霍顿律师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你发现喜马拉雅交易所似乎是内部账本操作，与报告中的金融红色警告旗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我记得这种理解在我们识别金融犯罪红色警告旗和随后上报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

问：你说它起到了作用，起到了什么作用？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记得发现交易所的运作方式异常。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证人说：抱歉，我可以重新开始吗？

法官说：可以。

答：我发现其运作方式对于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说是异常的。

问：关于内部账本，你发现了什么异常？

舒里克律师说：持续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它是内部账本，而在于没有相应的区块链活动，但喜币的市值似乎很高，这引发了关于为什么它有如此大市值的问题。

问：你提到喜币的市值似乎很大，引发了什么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相同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请继续。

答：回到我之前提到的，我们计算的在喜马拉雅交易所看到的喜币价格与我们理解的流通中的喜币数量之间的数学关系，我们有持续的问题，为什么喜币会有如此显著的市值。

问：罗伯茨先生，你有没有收到关于喜币和喜美元问题的满意答案？

答：我记得收到了一些回应，但其中一些对 Bitgo 来说不满意。

法官说：你能解释一下市值的意思吗？

证人说：我指的是加密货币的总价值。

问：罗伯茨先生，把焦点转到 2023 年 3 月，当月发生了什么与你的调查相关的事情？

答：我记得了解到一份起诉书，其中提到了郭文贵、喜马拉雅交易所和其他我熟悉的各方。

问：在你得知那份起诉书后，你是否，何时再次与喜马拉雅交易所联系？

答：我记得在那份起诉书发布后的几天到几周内，与喜马拉雅交易所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

问：谁要求沟通？是 Bitgo 请求了这次沟通，还是交易所？

答：我记得是喜马拉雅交易所请求了这次会议。

问：在这次通话中，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谁参加了？

答：我记得有几个人，包括 Priya Patel，一位名叫 Marios Mamzeris 的人以及其他一些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人。

问：这是一次视频通话吗？

答：是的。

问：你能看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参与者吗？

答：我——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否能看到任何人。

问：你说 Marios Mamzeris 参加了这次通话。你认为他在交易所担任什么角色？

答：我了解到 Mamzeris 先生在一个高级公司职位，比如首席运营官。

问：在这次通话中，交易所人员说了什么关于喜币的事情？

舒里克律师说：相同的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这些陈述不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是为了展示对听者的影响。请继续。

答：我——我不记得在这次通话中有实质性讨论关于喜币。

问：在这次通话中，交易所人员说了什么关于喜美元的事情？

答：我不记得有任何具体的关于喜美元的讨论。

问：罗伯茨先生，在这次通话中，交易所人员谈到了什么？

答：我记得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人员想向我们告知有一起针对郭文贵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起诉。

问：他们在这次通话中说了什么关于郭文贵的事情？

答：我记得有一个解释，大意是郭文贵是无辜的，没什么可隐瞒的，诸如此类。

问：在这次通话中，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谁在和你谈论郭文贵？

答：我记得通话主要是由 Priya Patel 参与的。

问：你说在一月份的通话中，Patel 女士告诉你郭文贵与交易所没有财务联系。她为什么要告诉你郭文贵是无辜的，你有什么理解吗？

答：我记得认为这份起诉书，据我了解，指控郭文贵与喜马拉雅交易所所有联系，她想要解决这些信息。

问：罗伯茨先生，你在账户审查期间是否与 FBI 交谈过？

答：是的。

问：谁主动联系了 FBI？

答：是我。

问：你为什么联系 FBI？

答：Bitgo 决定联系 FBI，通知他们我们在平台上有一个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并询问关闭该账户是否会妨碍他们的调查。

问：FBI 指示你做什么了吗？

答：没有。

问：在今天作证前，你是否与政府的律师见过面？

答：是的。

问：大约多少次？

答：大约五次。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向证人展示标为政府证物 BR212 的文件。如果可以，请向下滚动到页面底部。然后再滚动回到顶部。谢谢。

由霍顿律师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这是一封 Bitgo 与喜马拉雅交易所人员之间的电子邮件吗？

答：是的。

问：你是这封电子邮件的参与者吗？

答：不是。

问：在 2023 年对喜马拉雅交易所进行账户审查时，你是否查看了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

答：我记得查看过这次交流的一些方面。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出将政府证物 BR212 作为证据。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证据被采纳。

(政府证物 BR212 被接纳为证据)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它，并导航到 202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 12:22 的电子邮件。稍微超过页面的一半。

抱歉，就是这里。

由霍顿律师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这封邮件写着——在 202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Marios Mamzeris 写道，“感谢你的快速回复。请查看以下答案。”提醒我们一下，罗伯茨先生，Marios Mamzeris 是谁？

答：我了解到 Marios Mamzeris 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首席运营官。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滚动到下面的电子邮件，并展示第 4 个问题的答案内容。

问：罗伯茨先生——

霍顿律师说：哦，对不起，洛夫特斯女士，请滚动回去，显示发件人和收件人的日期。

问：罗伯茨先生，谁发的这封邮件？

答：这是一个叫 Can Unsal 的人发的。

问：Can Unsal 在 Bitgo 担任什么角色？

答：Can 是客户成功经理。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看这里的第三行文本。

问：“我在内部收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我们的整体进展，需要你们团队的帮助来解决这些疑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内部问题”？

答：我认为这是指 Bitgo 人员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问题。

问：下面的电子邮件中有四个问题。罗伯茨先生，你在制定这些问题时起了什么作用？

答：我记得我参与了这些问题的撰写。

问：看看第一个问题，罗伯茨先生，“喜马拉雅声称将其 95% 的资金存放在冷存储中。”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答：根据我掌握的关于喜币和喜美元的信息，我质疑这是否准确。

问：存放在 Bitgo 钱包中的喜马拉雅交易所代币，有多少在冷存储中？

答：喜马拉雅的冷存储账户从未注资过。余额为 0。

问：看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抵押的喜美元信用’被支持和审计？为什么喜美元需要存在，如果它不能从平台上取出？”为什么 Bitgo 会问这个问题？

答：在这个时候，喜马拉雅交易所向 Bitgo 提交了一个请求，支持一种我知道的叫喜马拉雅欧元的加密货币。

问：第二个问题的第二行，“如果喜美元不能从平台上取出，为什么需要存在？”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无法将其从平台上取出会促使 Bitgo 问为什么需要存在？

答：因为我们对喜美元和喜币的性质有疑问，当我们审查第三种加密货币喜马拉雅欧元时，我们试图进行尽职调查，以评估它是否适合在平台上支持。

问：罗伯茨先生，喜美元不能从平台上取出的事实，与为什么喜美元需要存在之间有什么联系？

答：因为提到了抵押的喜美元信用。我认为这可能存在于一个私人账本上，可以在喜马拉雅交易所控制并掌握的东西上进行跟踪。我记得当时的发现是，如果这些抵押的喜美元信用存在，那么喜美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些信用系统。

问：你有没有对喜美元的目的有一个满意的理解？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他是否得到了令他满意的解释；这是你的问题吗？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换一个问题。

问：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喜美元是否有目的，对你的最终建议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它是相关的。

问：在你做出最终建议时，你对喜美元的目的有什么理解？

答：我记得对喜美元的目的和存在保持持续的担忧。

问：看看喜马拉雅交易所对问题 2 的回答的第一句话，上面写着：“我们很快会为我们的代币推出加密功能。”你对这个答案有何理解？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答：我记得我们在 2023 年 1 月的第一次视频通话中与 Priya Patel 讨论了他们平台的机制，他们的客户无法为加密货币交易注资账户或从他们的平台提取加密货币。我认为这句话暗示他们正在开发这种功能，但当时并不存在。

问：你认为到 2023 年 3 月，喜马拉雅交易所还没有加密功能，这对你的最终建议有何影响？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罗伯茨先生，问题是：你认为到 2023 年 3 月喜马拉雅交易所还没有加密功能，这对你的最终建议有何影响？

答：我记得这成为我们发现的一个部分，认为他们的交易所似乎是一个封闭系统，操作在一种私人账本上。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关于发现的部分。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答：抱歉。你能再问一次吗？

问：好的。罗伯茨先生，问题是：你认为到 2023 年 3 月喜马拉雅交易所还没有加密功能，这对你的最终建议有何影响？

答：由于我对私人账本/封闭系统的理解，这成为我们在完成账户审查时发现的持续红警示旗之一。

问：罗伯茨先生，现在简要看看问题 4，上面写着：“如果只有喜美元信用可以用来购买喜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喜币的数十亿美元市值？”部分答案是，“我们在全球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因此喜币取得了成功。”

舒里克律师说：有问题吗？

法官说：问题马上就来。

问：问题是：“我们在全球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因此喜币取得了成功。”你对这个答案对 Bitgo 提问的喜币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原因有何理解？

答：我记得认为这句话与那个问题并不特别相关。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把这个拿下。

问：罗伯茨先生，在你完成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审查后，你最终做出了什么建议？

答：我记得建议将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和与 Bitgo 的关系升级并考虑终止。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最终被 Bitgo 终止了吗？

答：是的。

问：罗伯茨先生，你建议终止与喜马拉雅交易所关系的原因是一个还是多个？

答：对我来说，主要原因是我们发现了金融犯罪警示信号警告，并且没有收到或识别出足以缓解这些金融犯罪警示信号警告的令人满意的信息。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稍作准备吗？

法官说：可以。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罗伯茨先生，根据你对交易所的审查，喜币或喜美元是否在喜马拉雅交易所以外的任何地方可用？

答：我记得在进行研究后，没有找到另一个提供喜币或喜美元交易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或平台。

霍顿律师说：没有更多的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交叉询问？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

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进行提问

问：下午好，罗伯茨先生。

答：下午好。

问：我想回到你早些时候的证词。我记得你在直接询问中谈到你今天的准备情况。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在为今天的作证做准备的过程中，你是否审查了政府提供给你的文件？

答：政府没有提供给我任何文件。

问：好的。你是否审查了你雇主为你整理的文件？

答：是的。

问：好的。请描述一下这些文件是如何保存的？Bitgo 是否有用于归档材料的系统？

答：有。

问：好的。你能简单描述一下吗？

答：我们使用行业标准的数据库和文件存储系统。

问：好的。你们使用 Salesforce 吗？

答：是的。

问：用于记录客户通信或保存客户通信？

答：这是记录和保存客户通信的一种方式。

问：好的。还有 G Suite 吗，这是另一种方式吗？

答：你能再解释一下吗？

问：当然。Bitgo 是否使用 G Suite 来保存文件和记录，这些记录你最终审查过以准备你的证词？

答：G Suite 是指 Google 吗？

问：我认为是的。是的。

答：Bitgo 使用 Google 提供的系统和软件来维护记录。

问：好的。好的。现在我想问你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谈到了一些在区块链上发生的交易，对吗？

答：我——我谈到了区块链交易。

问：对。还有一些可以在区块链外发生的交易，对吗，你也谈到了？

答：是的。

问：好的。在区块链上发生的交易被称为链上交易，对吗？

答：我理解是这样的。

问：好的。这些交易在区块链上是公开可见的。

答：是的。

问：好的。当涉及到链下交易时，这些交易是不可公开可见的，对吗？

答：这是我的理解。

问：好的。在 Bitgo 的工作和业务中，它只处理链上交易，对吗？

答：Bitgo 有一些产品和服务可能与链下交易接口。

问：好的。在这里，对于喜马拉雅交易所，Bitgo 只提供链上交易服务，对吗？

答：是的。喜马拉雅使用的钱包服务仅涉及链上交易。

问：好的。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中，根据你的经验，是否可能有链下交易？

答：我理解加密货币交易所可能有链下交易。

问：好的。你熟悉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认为 Coinbase 是一个中心化交易所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在 Bitgo 的经验，中心化交易所是否进行链下的加密货币交易？

答：是的，这是我的理解。

问：好的。因为这些交易发生在一个属于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钱包内，如果我理解正确——如果我错了，你告诉我——但是它们发生在一个属于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钱包内，对吗？

答：是的。

问：从区块链外部看，是看不到那个钱包内发生的事情的，对吗？

答：如果交易是链下的，是的。

问：对。谢谢你的澄清。我的意思是，链下交易发生在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钱包内，从外部看不到，对吗？

答：是的，这是我的理解。

问：好的。事实上，Coinbase 作为一个中心化交易所，大部分也是这样操作的，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舒里克律师说：根据他的经验。

霍顿律师说：反对。他不在 Coinbase 工作。没有基础。

法官说：你们要过来一下吗？

(接下页继续)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霍顿律师说：我反对，因为问题涉及 Coinbase。Coinbase 是一个独立的操作，与罗伯茨先生的工作无关。

法官说：证人被问及的是审判主题，而不是 Coinbase。

舒里克律师说：我相信证人在直接询问中被问及链上和链下交易，并被广泛询问他在喜马拉雅交易所钱包中看不到的内容，因此我将此与他在公司中的经验进行对比，以便他作证，作为对 Coinbase 操作方式的比较。

霍顿律师说：反对的理由是他对 Coinbase 的了解没有基础。

法官说：好的。那么你会问他是否知道 Coinbase 的运作方式。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我认为我已经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但我会明确一些，法官大人。谢谢。

翻译员说：法官大人，翻译团队请求法官大人通知各方放慢速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暂停。谢谢。

法官说：好的，请大家都放慢速度。

舒里克律师说：明白。谢谢。

(回到公开法庭上)

法官说：好的。请慢慢说问题和答案。

舒里克律师说：明白，法官大人。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我之前问你是否对 Coinbase 的运作方式有一般了解。

答：有。

问：好的。你熟悉 Coinbase，如果我错了你可以纠正我，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化交易所，对吗？

答：我理解他们提供中心化交易所服务。

问：好的。所以当 Coinbase 在其中心化交易所进行交易时，该交易发生在一个位于区块链上的钱包内，对吗？

答：它——它可能是。我——它可能是。

问：好的。肯定还有其他交易，可能在区块链上进行，Coinbase 将一些东西从其钱包中发送出去，明确一点。

答：是的，这是我的理解。

问：好的。但是主要来说，当它为客户执行交易时，该交易本身发生在其内部钱包。

答：假设是通过中心化交易所服务，我不完全清楚他们的每种产品。

问：但是你知道它确实有中心化交易所服务。

答：是的。

问：好的。我的主要问题是，从外部区块链的角度看，不能看到 Coinbase 内部钱包发生的交易，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问过答过。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基于这是链下交易，区块链的观察者不会知道该交易发生了。

问：好的。根据你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审查和理解，你同意喜马拉雅交易所是一个中心化操作，对吗？

答：是的，我同意。

问：好的。因此，从区块链上不一定能看到喜马拉雅交易所内部钱包发生的所有交易。

霍顿律师说：反对。要求推测。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抱歉。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舒里克律师说：对不起，麻烦法庭书记员，请重读记录。

(记录重读)

答：我会澄清一下，交易不一定发生在钱包内，但交易可能是链下的。

问：好的。可以理解。它们可能在钱包内，也可能是链下的，但无论如何，这不是你从外部能看到的。

答：是的。

问：对。你需要交易所的记录才能知道钱包内发生的交易，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显然，鉴于你能获得的信息有限，这不是你能访问的，对吗？

答：Bitgo 没有内部的喜马拉雅交易记录可供我们查看。

问：好的。

法官说：你的问题是，这是你看不到的，对吗？

舒里克律师说：我认为这是我的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我只是想澄清这一点，因为记录中没有包括 "不是"。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好的。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Bitgo 通过钱包提供几种不同的产品，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它提供你所说的热钱包，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能为陪审团描述一下什么是热钱包吗？

答：我理解热钱包是一个连接到互联网的加密货币钱包。

问：Bitgo 的另一个产品是托管钱包，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托管钱包和热钱包有什么区别？

答：在 Bitgo 平台上，我们的热钱包产品是非托管的，所以热钱包的用户保持控制权。

问：好的。是否可以说 Bitgo 的许多客户只使用一种钱包或另一种钱包？

答：我——我以前看到过 Bitgo 的客户只使用一种或另一种钱包，是的。

问：好的。所以，对于只使用热钱包服务的客户来说，这并不不寻常。

答：这可能是典型的。

问：好的。现在我们来谈谈——再一次，这基于你在 Bitgo 的经验——当你在区块链上有一个加密货币代币时，任何人都可以查找以确认它在区块链上吗？

答：对不起。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问：当然。当你在公共区块链上有一个加密货币代币时，任何人都可以查找以确认它在公共区块链上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是否在罗伯茨先生审查的范围内？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罗伯茨先生作证时提到他查找了这两个加密货币，以查看它们是否在区块链上。这是我的意图。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如果——如果加密货币在区块链上，在公共区块链上，我的理解是区块链的观察者应该能够看到那个加密货币。

问：对于我们这些对加密世界不太了解的人，你是怎么做这件事的？

答：我们可以使用区块浏览器，通过互联网公开访问；在 Bitgo，我们可以使用内部系统或供应商提供的软件。

问：你熟悉叫 Etherscan 的工具吗？

答：是的。

问：有人可以用 Etherscan 来进行我们刚才讨论的查找吗？

答：可以。

问：使用你刚才描述的工具，你能看到与个人钱包相关的代码吗？

答：你可以在 Etherscan 上获取有关个人钱包的信息。

问：你可以对加密货币代币做同样的事情吗？

答：可以。

问：实际上，这是不是 Bitgo 在对潜在客户或现有客户进行尽职调查时所做的一部分？

答：这可能是我们采取的一个步骤。

问：实际上，这是否是针对喜币所采取的步骤？

答：你是指 2021 年的审查还是 2022 年的审查？

问：好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你知道这是否是 2021 年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吗？

答：我记得进行了一些搜索以了解其状态，我知道它尚未推出或可用。

问：好的，因为我们有几个加密货币需要讨论，我一个一个来。

关于喜币，后来有没有进行检查？

答：在 Etherscan 上吗？

问：或者等同的工具上。

答：是的。我记得参考了区块浏览器并进行了搜索。

问：大约是什么时候进行的那次审查？

答：是在 2022 年秋季启动的。

问：所以在 2022 年秋季，当你在区块链上查找喜币时，你找到了吗？

答：我记得找到了我需要的信息。

问：当你说你找到了需要的信息时，你找到了区块链上的代币。

答：是的。

问：现在我们对喜美元进行同样的一组问题。

在 2021 年，你是否使用任何你描述的工具查找了喜美元在区块链上的信息？

答：是的，我记得对喜美元进行了与喜币类似的审查。

问：你发现了什么？

答：我也发现它似乎处于预发布或尚未激活的状态。

问：好的，谢谢。

对于 2022 年秋季，你是否进行了同样的审查？

答：是的。

问：你发现了什么？

答：当我在 Etherscan 或其等同工具上查找时，我找到了有关该加密货币代币的信息。

问：它存在于区块链上，是吗？

答：是的。

问：你第一次进行有关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尽职调查是什么时候？对不起，撤回。

我相信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时说，你第一次进行有关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尽职调查是在 2021 年 4 月左右，对吗？

答：尽职调查是针对喜美元和喜币的。然而，我记得因为它们的联系也考虑到了喜马拉雅交易所。

问：这是 Bitgo 的一个入职过程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吗？

答：这次审查是特定于将喜美元和喜币纳入 Bitgo 钱包服务的请求。

问：除了纳入喜美元和喜币，撤回。

当你说纳入喜美元和喜币时，你的意思是 Bitgo 将为喜美元和喜币提供钱包服务，对吗？我的理解正确吗？

答：是的。Bitgo 钱包能够接收、持有和发送这些加密货币。

问：你能简要描述一下作为该入职过程的一部分所进行的尽职调查的步骤吗？

答：你是指特定于我的审查还是更广泛的尽职调查过程？

问：我们先谈谈更广泛的尽职调查过程，然后我可能会具体问你关于你的审查。

答：好的。更广泛的尽职调查过程是——我的理解是，它旨在了解加密货币的背景、构成和目的。

问：那么，关于你的审查，你能否也解释一下这个过程？

答：好的。我的审查专门针对反洗钱尽职调查。我理解这个过程是指研究加密货币以查看是否有任何金融犯罪的红警告旗。

问：好的。作为金融犯罪红警告旗分析的一部分，就你的了解，Bitgo 的某个人是否分析了喜币和喜美元的代码？

答：我不记得在反洗钱尽职调查审查中进行了代码分析。

问：你知道 Bitgo 的其他部分或其他人在 Bitgo 做过这种分析吗？

答：我不具体记得是否进行过。

问：好的。现在我可以假设在 2021 年 4 月的入驻过程中，喜马拉雅交易所向 Bitgo 提供了各种信息以供评估？

答：你是指在 Bitgo 平台上为喜马拉雅交易所开设账户的考虑吗？

问：是的。公平地说，你区分了代币和交易所，我忽略了这一点。我的问题是：在纳入这些代币时，交易所代表是否向 Bitgo 提供了评估信息？

答：我记得提到了白皮书，喜美元和喜币的白皮书，所以是的，我记得他们提交了信息。

问：好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断你的。

好的。那么你和你的团队是否有机会接触这些材料？

答：我记得我以某种方式接触到了这些材料，无论是访问喜马拉雅网站还是通过内部系统。

问：好的。但无论如何，你记得可以接触到这些材料，包括白皮书。

答：是的。

问：好的。让我简要地给你展示一下。

舒里克律师说：如果可以，请展示政府证物 BR190，仅供当事人和证人查看。

问：你能在屏幕上看到吗？

答：能。

问：好的。你认得这份文件吗？

答：认得。

问：你认得这是 2021 年 4 月版本 1.0 的喜美元白皮书吗？

答：是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辩方请求将政府证物 BR190 作为证据。

霍顿律师说：反对，传闻信息。

法官说：请上前。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这是喜马拉雅交易所准备的文件吗？

舒里克律师说：是的。

法官说：那它如何被接纳？

舒里克律师说：这是他当时在 Bitgo 工作的材料之一，他依赖于这些材料，我们将带他通读这些内容，问他是否在当时看到了某些内容以及他是否记得那些内容。

法官说：你要用它来证明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不是用来证明其真实性。

霍顿律师说：我们不同意，法官大人。我们认为——

卡马拉朱律师：对不起，我听不见你。

霍顿律师说：我们不同意。我们认为通过这些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庭外声明向陪审团展示这些内容的目的是要暗示它是真的。

卡马拉朱律师：这不是目的，此外，政府刚刚在直接询问中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引入了 Armanino 的审计报告，理由是这是证人依赖的文件。因此，这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宣传材料。我们不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只是为了说明这是喜马拉雅交易所对其产品的说法，这是案件的核心问题之一。所以我不知道——

法官说：他们有权进行辩护。我会让它入内。

芬克律师：法官大人，如果我们可以，如果法官大人允许它入内，政府请求一个限制性指示，指示陪审团这些文件不是为了证明这些陈述的真实性，而是为了对听者的影响。

施洛夫律师：那么限制性指示应该包括政府在直接询问中引入的前一份文件。

法官说：你们没有请求限制性指示。

施洛夫律师：我们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那么——

芬克律师：如果你想说 Armanino 文件是假的，那也可以。

(接下页继续)

(回到公开法庭上)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提出这份文件。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这份文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陈述的真实性，仅仅是为了展示对证人的影响。

法官说：文件接纳为证据。

(政府证物 BR190 接纳为证据)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好的，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你认得这是 2021 年 4 月的喜美元白皮书，对吗？

答：是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如果可以，请滚动到第 10 页。

我道歉，是 pdf 的第 9 页，文件的第 7 页，希望这有帮助。

问：好的，现在你看到页面中间开始的段落，“如果喜美元信用市场”了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你看到上面写着，“如果喜美元信用市场出现显著的流动性短缺，发行人将有能力使用储备中的资金提供流动性支持”？

答：看到了。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麻烦请我们现在转到下一页。

请突出显示第一个箭头，标记为 01 的部分。

问：在问你这个之前，罗伯茨先生，我相信你之前作证时说到，在 2021 年 4 月，你的理解是交易所和代币处于预发布阶段，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就是说，它们还没有开始运营，还在建设中。

答：是的。

问：好的，如果我们看这里的第 1 点，上面写着，“喜马拉雅交易所预发布及喜美元的发布。私人配售参与者可以申请开设喜马拉雅交易所账户并完成 KYC 程序。开设账户后，私人配售参与者可以以 1:1 的比例使用美元购买喜美元信用以充值账户”，对吗？

答：对的。

问：你记得在你最初评估代币时，交易所通知 Bitgo，喜美元是基于信用系统的吗？

答：我不记得有这样的通知。

问：看这个文件能否刷新你的记忆，喜马拉雅交易所当时做了这个披露？

答：看这个文件——我大致认得文件的内容。

问：这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即当时这是披露给 Bitgo 的信息？

答：我——我不记得有个人向 Bitgo 披露过。

问：好吧，披露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对吗？披露可以通过文件进行，对吗？

答：可以。

问：你之前作证说这个文件是 Bitgo 在 2021 年 4 月审查代币时审查的文件之一，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可以说，2021 年 4 月，Bitgo 已被披露喜美元的信用系统，对吗？

答：是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麻烦请我们可以回到前一页。

倒数第三段以“此外”开头。如果可以，请放大。

问：好的，文件上写着，“除了交易解决方案的好处外，喜美元信用还设计用于通过喜马拉雅支付应用程序使用。喜马拉雅支付应用程序将在第 3 阶段推出，允许成员使用喜美元信用在接受通过喜马拉雅支付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商户处进行国内和跨境支付。成员还可以将喜美元信用从他们的喜马拉雅支付账户转移到其他成员的喜马拉雅支付账户。”我读对了吗？

答：对的。

问：这个——好吧，撤回。

问：你记得在 2021 年 4 月，喜马拉雅交易所向 Bitgo 披露喜美元信用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包括一个支付应用程序吗？

答：我记得看到过喜马拉雅支付应用程序的提及。

问：你对喜马拉雅支付应用程序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记得喜马拉雅正在考虑一款关于支付的更好的产品。

问：支付，在你的理解中，意味着喜美元信用或喜美元将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移动，对吗？

答：是的。

问：它写的是“在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内”，对吗？

答：是的。

问：对的。再次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这将是 Bitgo 从外部看不到的东西，对吗？

答：是的，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链下移动。

问：好的，然后最后一句写着，“成员还可以”，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你理解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他们之间转移喜美元信用，分离而不使用支付系统，对吗？

答：我理解这是指喜美元信用可以从一个喜马拉雅支付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

问：在一个单一钱包内，从一个用户到另一个用户，对吗？

答：是的，在喜马拉雅的平台或生态系统内。

问：根据你的理解，这都存放在一个钱包内。

答：我不确定是否一定存放在一个钱包内，但在一个链下系统中。

问：好的，这点公平。在一个链下系统中，不会从外部看到，无论是在那个钱包内还是其他钱包内。

答：是的。

问：好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可以请翻到文件的第 11 页，pdf 的第 13 页。我们只需要突出显示“喜美元信用的交换”。

问：好的，这里写着，“喜美元信用的交换。成员可以向喜马拉雅交易所请求将喜美元信用兑换成等值的美元。如果喜马拉雅交易所接受此请求，将接受喜美元信用的转账，并从储备中支付等值的美元到成员的银行账户。

发行人没有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喜马拉雅交易所没有义务同意任何成员将喜美元信用兑换成美元的请求，这种行为完全由发行人和喜马拉雅交易所自行决定。成员没有对发行人或储备的直接或间接索赔权。”

你理解第二段的意思是交易所披露它没有保证在赎回时能够提供美元，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舒里克律师说：问的是他的理解。

霍顿律师说：这属于证词。

法官说：你需要分解这个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

问：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

在第一段中，你理解交易所披露它将用储备中的美元兑换喜美元信用吗？

答：是的。

问：在第二段中，你理解交易所说没有保证它能够在请求时兑换美元，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决定吗？

答：是的。

问：好的，谢谢。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能否回到前一页，pdf 的第 10 页，文件的第 8 页。

对不起，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一页。我可能记错了页码，但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一页，有箭头，标题为“推出”。我认为是——就是这页。谢谢。

可以放大箭头的部分吗？谢谢。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流程图，展示了喜马拉雅交易所及其拟提供服务的各个阶段吗？

答：是的。

问：好的，我们之前读过第一个箭头，关于喜美元的预发布和发布，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只是第 1 阶段，对吗？

答：这是我的理解。

问：好的，然后第 2 阶段是喜币的发布，对吗？

答：是的。

问：就是我们提到的喜币，对吗？

答：是的，这是我的理解。

问：好的，然后第 3 阶段是喜马拉雅支付应用程序的发布，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还有所谓的“完整的喜马拉雅交易所”？

答：是的。

问：在下面写着，“成员可以通过他们的账户开始交易喜美元、喜币和其他加密资产信用”？

答：是的，我看到了。

问：最后，第四个箭头写着喜马拉雅交易所应用程序的发布。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那么，这是否可以说这是喜马拉雅交易所计划分阶段推出各种服务的说明？

霍顿律师说：反对，与本案无关。

问：这是整个时间的计划的吗？

法官说：你问他是否理解文件的内容吗？

舒里克律师说：这是他对文件内容的理解，这个解释了喜马拉雅交易所整个时间的不同阶段推出的服务，对吗？

法官说：文件内容说明了一切。

舒里克律师说：我只是想了解证人的理解，法官大人。

法官说：如果问题是文件说什么，那是一回事。你问他是否理解文件的内容吗？

舒里克律师说：我问的是他对文件内容的理解，在这里披露了什么。

法官说：好的，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根据我们刚才看的材料，你理解喜马拉雅交易所将分阶段推出不同的服务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舒里克律师说：没关系，我会继续问下一个问题，法官大人。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进行提问

问：好的。你在当时审查的这些文件中没有发现任何红警告旗，对吗？

答：是的，我们当时没有发现任何红警告旗。

问：好的。你早些时候被问及 Bitgo 在收到政府的传票后启动的调查，是吗？

答：是的。

问：好吧，Bitgo 是从本案的检察官那里收到的请求吗？

答：我记得传票是从其中一位检察官那里收到的。

问：在此之前，Bitgo 对交易有任何担忧吗？

答：我不记得对交易有任何担忧。

问：Bitgo 收到过关于交易所的任何投诉吗？

答：在收到传票之前，我不记得有任何投诉。

问：从 2021 年 4 月的进驻到你们收到传票，大约有 18 个月的时间，对吗？

答：是的，大约是这样。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被问及政府是否要求 Bitgo 进行账户审查，你记得吗？

答：我记得被问了那个问题。

问：你回答是否定的，对吗？

答：是的。

问：Bitgo 是否有政策，如果收到政府的传票就进行账户审查？

答：这是一种我们收到传票时通常遵循的程序。

问：我相信你作证时说，当你开始进行账户审查时，你发现了一些信息，是在 2021 年 4 月进行初步尽职调查时没有的，对吗？

答：是的。

问：其中包括喜币和喜美元的后续白皮书吗？

答：我不记得是否有不同的白皮书。

问：但你找到了当时存在的白皮书，并作为账户审查的一部分进行了审查，对吗？

答：是的。我们找到了白皮书材料并进行了审查。

问：如果有更新的白皮书，你会审查它，对吗？这是你的惯例。

答：根据我能获得的资料，是的。

问：我认为你还作证说，你发现有公开可用的信息表明有 15 亿喜美元，对吗？

答：大概是这个范围。我不记得具体数字。

问：好的，大约 15 亿喜美元。

答：大约。在那个范围内。

问：好的。在您进行这次账户审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表明喜马拉雅交易所还处于开发早期阶段，对吗？

答：我不记得发现他们仍在开发阶段的结论。

问：您记得——当时发现存在喜支付（H Pay），比如说？

答：我记得查看过他们的网站，但不记得有具体提到喜支付（H Pay）。

问：好的。您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该交易所在 2022 年秋天时不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答：我——我——我没有。

问：好的。现在您早些时候作证时提到您认为发现了许多所谓的“警示信号”标志，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其中一个我认为您提到的是喜币价格有显著上涨，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您说您观察到关于喜币价格上涨的报告。这是从互联网获得的吗？

答：是的。

问：通过 Google 搜索之类的？

答：是的。

问：好的。根据您在 Bitgo 的经验，有时候数字资产的价格会出现泡沫吗？

答：您能解释一下“泡沫”这个术语吗？

霍顿律师：反对，法官。

法官说：那“泡沫”是什么意思？

舒里克律师说：“泡沫”指的是资产价格急剧上涨，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回落。

法官说：您是在问他是否在工作中观察到这种情况？

舒里克律师说：是的。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我记得观察到加密货币价格随着时间的波动。

问：这是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特征，对吗？

霍顿律师：反对，法官。这超出了调查范围。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我的理解是，加密货币的价值通常是波动的。

问：对。它们可能会波动，对吗？

答：它们的价格可能——可能会上下波动，绝对的。

问：好的。您熟悉“非理性繁荣”这个术语吗？

霍顿律师：反对，法官。

法官说：维持反对。维持反对。现在我们偏离了主题。

问：好的。您还作证说，您认为观察到的另一个警示信号标志是数字资产的所有权的集中，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我们刚才谈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集中性质——撤回。

我们之前谈到了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集中性质，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因为它是集中的，您不会期望所有资产都集中在交易所吗？

答：我不一定会期望看到近 100%的加密货币都在一个钱包里。

问：但实际上，您会期望看到高度集中的，对吗？

霍顿律师：反对。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法官说：维持反对。

舒里克律师说：我认为他作证说他不会期望看到，所以我的后续问题是为了理解答案中的“必然”部分。

霍顿律师：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他的回答是“不一定”。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不管集中度如何，对于像喜马拉雅这样的集中交易所，您不会期望看到大量的链上交易，对吗？

答：对不起。您能再说一遍吗。

问：当然。对于像喜马拉雅这样的集中交易所，您不一定会期望看到大量的链上交易，对吗？

答：对于集中交易所，我通常期望看到链上的进站交易和链上的出站交易，这与客户的存款和客户的提款相对应。

问：但我们刚刚回顾过，对吧，购买喜美元额度的唯一方法是向交易所存入法币，对吗？我们在2021年4月的白皮书中看到了这一点。

霍顿律师：反对。正如问题所指出的，刚刚回顾过。

法官说：您是在问他文件中是否这样说的吗？这是您的问题吗？

舒里克律师说：我认为他回答说他会期望看到进站或出站交易，我是

指的是我们刚刚回顾过的2021年4月白皮书，其中指出购买喜美元积分是通过向交易所存入美元、法定货币来进行的。

霍顿律师：法官大人，鉴于这个解释，我们重申在边栏讨论中对该目的的反对。

法官说：在回顾了该声明后，您的问题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问题是，他是否记得根据白皮书，资金是如何进入交易所的吗？

法官说：所以您是问白皮书是否这样说吗？

舒里克律师说：不。我是问这是否解释了缺乏加密货币进站交易的原因，因为白皮书说唯一获得喜美元额度的方法是存入现金。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答：对不起。您能再说一遍吗？刚才有些来回的对话。谢谢。

霍顿律师：法官大人，在重新提问之前我们可以靠近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边栏会议讨论)

法官说：所以我理解您的意思是，您是否在问他关于入站和出站交易的结论是否与白皮书一致，对吗？

舒里克律师说：大致是这样，法官大人。要点是，在直接质询时，他被展示了各种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材料，政府被允许展示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对听者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们对他最终的结论有影响，我现在展示同样的材料以质疑他的判断。

法官说：这样可以，但也许您应该这样询问：如果 X，那 Y 是否成立？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我会试试。

霍顿律师：我们反对这样提问的原因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白皮书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将其作为事实陈述，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真的。。那么，既然这是真的，您对此有何反应？这就是我们在边栏会议中反对的目的。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我们提出的理由和你们一样，是为了听者的影响，并且这影响了他的判断。我问他的是，这是否影响了您的判断，这是否让您有不同的想法——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和说你读了这个文件，你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文件的这一部分是否削弱了你得出的结论没有什么不同。

芬克律师说：但这不是所提的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是法官提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对不起。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道歉。

芬克律师说：所提的问题是，白皮书说了这个，所以你会期望看到 X，这是将白皮书作为事实陈述来使用。舒里克律师是对的。如果他想问白皮书的陈述对他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在提出这个问题时，舒里克律师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求法官大人给出一个限制性指示，仅因为白皮书说了这个事实并不代表它是真的，并且它不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的观点是白皮书是虚假的。这就是我们所争论的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吧，如果政府认为白皮书是虚假的，他们显然有机会在总结时提出证据并进行论证。

芬克律师说：我们仍然允许——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我打断了您，我道歉，我也要求同样的事情。

我的观点是，文件的呈现方式是，这是您回顾的材料，这部分材料削弱了您得出的结论，对吗？这完全是关于他心中的内容。

芬克律师说：这不是所提的问题，如果问题依赖于白皮书中的信息，我们请求法官给出一个限制性指示，我认为这与辩护律师所说的他使用白皮书的方式是一致的，也就是对白皮书陈述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喜美元的分析。

法官说：我认为他可以问这个陈述是否与他的结论一致。

舒里克律师说：我很乐意这样提问。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法官大人，我只是请求限制性指示才伴随这个问题，因为这样陪审团就不会混淆，因为什么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提出的，什么不是，有时对普通陪审员来说会被误解，所以我们请求限制性指示，以便陪审团能够正确理解法院允许这些信息的用途。这是政府的观点。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不认为法院需要在每次提到文件时

重复相同的限制性指示。

法官说：我同意。好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谢谢。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进行询问：

问：那么罗伯茨先生，回到这个讨论，您记得看过 2021 年 4 月白皮书中描述如何将任何存储的价值转入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部分，对吗？

答：我记得看过关于在交易所资金账户的操作机制的句子。

问：对。喜美元的资金机制，喜美元的购买。

答：是的。

问：好的。根据白皮书，这是通过发送法定货币——或者说美元，使用一个不那么花哨的词汇——到交易所，然后交易所再向购买者发行喜美元额度；这样说对吗？

答：是的，我记得读到过。

问：好的。那么我的问题是：鉴于此，这是否与看到没有加密货币入站交易的想法不一致？

霍顿律师说：反对，形式问题。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您是专指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还是一般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问：不，不，只是这个，鉴于它的独特性——

答：嗯，这是他们描述他们交易所操作机制的方式。

问：对。所以这是他们的描述，这解释了为什么可能看不到加密货币的入站转移，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鉴于在边栏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您可以问这个说法是否与他入站和出站交易的结论一致。

舒里克律师说：那就是下一个问题，法官大人。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进行询问：

问：这种资金方式与您得出的期望看到加密货币入站交易的结论有些不一致吗？

答：我记得我说过，对于入站和出站，我指的是更一般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而不一定是喜马拉雅交易所。

问：我同意。您确实说过。我们现在讨论的，仅仅是为了明确，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鉴于它向您描述的方式，以及它向 Bitgo 披露的方式，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您之前作证时的想法不一致，即您期望看到喜马拉雅的加密货币入站交易？

霍顿律师说：反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和证词。

法官说：反对无效。您可以回答。

答：我——我认为这与我的发现不一致。

问：这与您的发现不一致？您认为仍然应该看到——特别是对于喜马拉雅交易所，您仍然期望看到加密货币入站交易，鉴于它的运作方式？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他刚刚回答了这个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

问：现在您还作证说，您在审查中发现的一个警示信号标志与喜美元的储备有关，对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您说过，您期望流通中的喜美元代币数量应该与储备匹配，我们称之为在银行里的储备，如果这是公平的，从您的角度来看。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储备是什么，再次提醒大家？

答：我对储备的理解是，它是赋予稳定币价值的一笔资金或资产。

问：好的。您作证说，您认为铸造的喜美元数量大约是 15 亿。

答：大概是这样。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

问：好的，公平。我认为您在直接质询中也作证说，“铸造”本质上意味着“创建”；这样说对吗？

答：我同意这个说法，是的。

问：好的。基于您的经验，是否有可能创建或铸造代币，但将其保留在流通之外？

霍顿律师说：反对。这是推测。

舒里克律师说：基于他的经验。

法官说：我允许这个问题。您可以回答。

答：我认为有可能铸造代币但将其保留在流通之外。

问：好的。这意味着铸造的只有一部分可能在生态系统中或区块链上流通，对吗？

答：这是——这是可能的。

问：好的。那么回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情况，如果铸造了 15 亿，但有些被保留在流通之外，那么您不会期望看到 15 亿的全部储备，对吗？

答：对我来说，当我查看这些信息时，我无法确定哪些在流通，哪些不在流通。

问：我，是的，百分之百同意，因为您无法获取有关喜马拉雅交易所内部情况的信息，对吗？

答：我没有。

问：对。所以您无法知道是否铸造了 15 亿，但有些被保留在流通之外。

答：我——我没有获得这些内部信息的权限，假如它存在的话。

问：公平。好的。再次，您看不到这些，因为从外部来看，查看区块链，所有的喜美元看起来都在一个或一组属于交易所的钱包中，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所以基于此，很难知道正确的储备水平是多少或应该是多少，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基于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基于见证人与我刚刚讨论的内容，问题是，从外部很难知道适当的储备水平是什么。

霍顿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适当的储备水平？这是一个专业术语吗？

舒里克律师说：我相信证人作证说只有——只有流通中的代币需要——需要有储备，而因为我们无法从外部知道什么在流通，所以无法知道适当的储备是什么。

霍顿律师说：反对。这歪曲了他的证词。

法官说：我不记得证人说过这些。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我们可以在边栏讨论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边栏讨论中回顾证词)

法官说：继续。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由舒里克律师询问：

问：那么只是简要回顾一下，我相信您早些时候作证时明确表示，储备的数量应该与流通中的代币数量相匹配，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所以如果您不知道流通中的代币数量，那么您无法确定正确的储备数量，对吗？

答：是的，但我可以参考区块链上的信息来大致了解流通中的数量。

问：对。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链外持有的代币，那么无法知道正确的储备数额，对吗？

答：如果它是链外持有的，那么公众可能完全无法确定这些细节。

问：对。因为您只是没有这些信息。

答：是的。

问：好的。没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现在我们可以请看政府证据 208A 吗？

问：您记得在直接质询时与霍顿先生一起审查过这个文件吗？

答：记得。

舒里克律师说：请看第 2 页。

问：好的。您记得霍顿先生问您一些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是的，谢谢。请放大文件的顶部部分。

问：好的。我相信您在直接质询时说过，审查这些信息让您相信喜马拉雅内部有一个内部账本系统，对吗？

答：我——根据这些信息，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这样的系统。

问：对。我们刚才讨论过，当您和我今天早些时候交谈时，这个系统在链外运行，是一个内部账本系统。

霍顿律师说：反对。这个问题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好的。现在看看——您看到“总计喜美元计价的负债发行”这个标题了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然后在它下面写着“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抵押喜美元代币”？

答：是的，我能看到。

问：这里显示的 0 是您与霍顿先生讨论过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是否意味着——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这意味着以太坊区块链上没有抵押的喜美元代币？

答：我——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是的。

问：好的。然后看看下一行，“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平台上的抵押喜美元积分。”

答：是的。

问：您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您的理解是，这是指喜马拉雅的链外系统，对吗？

答：这是我得到的印象。

问：好的。它显示喜美元积分大约有 4 亿美元的担保；对吗？

答：显示大约有 4 亿美元，是的。

问：好的。当我们说到积分时，我们讨论的是链外的代币，对吗？

答：是的。

问：链外代币的表示，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个 4 亿美元的数字——现在看看顶部写着“喜马拉雅拥有的银行账户中的美元”。您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那个数字是否超过了下面的大约 400 万美元？

答：是的。

问：好的。这是否表明，对于那些链外的喜美元积分，这些喜美元积分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支持？

答：这确实可以证明可能是这样。

问：好的。您有任何相反的理由吗？

答：目前没有。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我可以稍作停顿吗？

法官说：可以。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法官。

问：我认为您早些时候作证说，2023 年有人告诉您，郭先生没有参与平台的财务，对吗？

答：我——我记得收到过这样的回应，是的。

问：好的。您在调查中是否发现了与此不一致的信息？

答：嗯，我记得在公共领域找到过一些信息，比如 Google 搜索，显示郭文贵和喜马拉雅交易所之间可能有财务联系。

问：好的。您以前从未与郭文贵先生交谈过，对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据您所知，郭文贵先生曾经联系过 Bitgo 吗？

答：我不知道郭文贵是否曾试图联系 Bitgo。

问：好的。据您所知，所有代表交易所给 Bitgo 的指示都是由交易所的代表发出的，可以这样说吗？

答：是的。

问：好的。公平。现在您说您在 2020 年秋天收到政府的传票，对吗？

答：2022 年秋天。

问：我差了两年。是的，谢谢。2022 年秋天。然后 Bitgo 随后结束了与交易所的关系，对吗？

答：是的，随后。

问：您记得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问：大约是 2023 年年中。

问：好的。6 月 8 日这个日期大概对吗？

答：我现在不记得具体日期，但大致是这个时间。

问：好的。那么几个月之后。

答：是的。

问：超过六个月。

答：是的。

问：好的。您记得在那段时间内，作为客户审查过程的一部分，您考虑过媒体对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报道吗？

答：您能稍微澄清一下媒体报道的意思吗？

问：当然。我的意思是，作为决定是否结束与交易所关系的一部分，Bitgo 考虑了交易所收到的媒体报道，对吗？

答：我们考虑了公共领域的信息，比如识别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媒体网站。

问：对。您还考虑到郭先生被逮捕的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实际上，您告诉交易所的代表，郭先生被逮捕和收到大陪审团传票基本上是与 Bitgo 关系结束的原因，对吗？

答：我不记得分享过这些具体信息。

问：好的。那么，坏媒体报道——撤回。可以说对客户的不利媒体报道——或者说坏新闻，是您会考虑的因素吗？

答：是的。

问：对。因为这对 Bitgo 来说有声誉风险，对吗？

答：是的。

问：是的。与一个有坏新闻的客户关联，为其提供服务，会有声誉风险，对吗？

答：是的，我们——我们会考虑声誉损害的问题。

问：有时候，如果一个客户有很多负面新闻，继续与他们做生意对 Bitgo 来说可能就不值得了，对吗？

答：这是评估与客户关系是否超过我们风险承受能力时的一个因素。

问：对。您记得 Bitgo 从喜马拉雅收取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吗？

答：我记得所有服务的费用大概在 1 万到 1.5 万美元之间。我不记得具体数字。

问：好的。那么为 1 万或 1.5 万美元的收入承担与一个有坏新闻的人关联的声誉风险不值得，对吗？

答：在进行评估时，我们会考虑所有因素。支付的费用当然是一个因素。

问：当然。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是否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答：这是一个和其他许多因素一样重要的因素。

问：好的。但这是重要的，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维持反对。

问：喜马拉雅——撤回。喜马拉雅不是 Bitgo 最大的客户，对吗？

答：请定义“最大”。

问：嗯，这都是相对的，所以您告诉我。他们是相对于其他客户来说 Bitgo 的最大客户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您可以说是大、中或小。

答：我不认为喜马拉雅是我们与其他一些客户相比的重要关系。

问：好的。Bitgo 解雇喜马拉雅之后，你们公司还在经营，对吗？

答：在我们关闭喜马拉雅的账户后，Bitgo 还在经营，是的。

问：是的。你们公司还运行得很好。

答：是的。

问：好的。您早些时候作证说，您在 2023 年的某个时候主动联系了 FBI，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时 Bitgo 已经与政府有一段时间的联系了，对吗？

答：是指政府的哪个部门？

问：任何政府部门。

答：是关于这个账户审查吗？

问：嗯，这么说吧：您，Bitgo，在 2022 年秋天收到了政府的传票？这次我会说对。

答：是的，我们收到了。

问：好的。那么您有——Bitgo 有律师吗？

答：是的，我们有。

问：好的，他们作为回应那份传票与政府的律师进行了沟通？

答：嗯，Bitgo 有义务回应，所以他们必须进行某种沟通。

问：当然。我只是确认他们确实进行了沟通。

答：我——我不一定参与了那次沟通，但我认为类似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问：好的。所以 Bitgo 的律师与政府有联系，所以当您联系 FBI 时，您已经与政府联系了一段时间，对吗？

答：我们会与传票相关的特工和政府人员进行沟通。

问：对。所以您不是突然联系的。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他可以说是否是突然联系的。

答：作为一种标准步骤，在这种情况下联系执法部门是典型的做法。

问：但这不是——这不是突然的。您知道要联系谁，对吗？

答：对不起。您能再说一遍吗？

问：您知道要联系谁，对吗？

答：是的，我相信我联系的人，他们的联系方式在传票上。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谢谢。目前没有其他问题。

法官说：重新询问？

重新询问

由检方律师霍顿进行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在交叉询问中您被问到了一些关于 Coinbase 的问题。您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根据您的审查，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运作方式像 Coinbase 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您可以回答。

答：我——我记得在我的审查中，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组成和性质与 Coinbase 的档案不一致。

问：您说的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组成与 Coinbase 的档案不一致是什么意思？

答：这方面有很多因素，但对我来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记得可以用加密货币进行存款并从交易所提取加密货币。

问：Coinbase 的客户可以用加密货币进行存款吗？

舒里克律师说：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反对无效。您可以回答。

答：假设我们在谈论的是他们的那个产品，我——我认为 Coinbase 的客户可以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来为他们的账户注资。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客户可以用加密货币为他们的账户注资吗？

答：根据我的审查，我没有发现信息表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客户可以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来为他们的账户注资。

问：在交叉询问中，您还被问到了一些关于 Coinbase 区块链活动的问题。您记得吗？

答：记得。

问：Coinbase 的区块链活动与您观察到的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区块链活动相比如何？

答：我会将其分类为显著不同。

问：是什么让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区块链活动与 Coinbase 的区块链活动显著不同？

答：Coinbase 每天有大量客户的加密货币存款和提取；他们提供多种加密货币交易等服务。

问：您作证说，您观察到的 99% 的喜币在喜马拉雅交易所控制的钱包中。您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Coinbase 控制 99% 的任何加密货币吗？

答：我不认为——我——我不知道他们是否——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答：抱歉。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我认为不太可能，但我不完全清楚他们今天支持的每一种加密货币。

问：罗伯茨先生，您描述了喜马拉雅交易所是一个闭环系统。Coinbase 是闭环系统吗？

答：Coinbase 有链外方面。

问：您如何比较 Coinbase 的链外方面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链外方面？

答：我会说，如果我们说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客户拥有喜美元积分并想购买喜币，该交易成功并结算，我认为这可以与 Coinbase 的客户用美元通过电汇为其账户注资，下单购买比特币等交易进行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会描述为链外活动。

问：相对而言，Coinbase 的客户可以将加密货币从交易所取走吗？

答：是的，这是我的理解。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客户可以这样做吗？

答：我没有发现信息表明喜马拉雅的客户可以这样做。

问：在 Coinbase，客户可以将自己的加密货币钱包带到交易所吗？

答：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加密货币带到交易所。

问：这样做需要带上他们自己的钱包吗？

答：您不需要带自己的钱包。您可以在创建账户后直接用加密货币为账户注资。不一定需要拥有或带上钱包。

问：您提到过您向喜马拉雅交易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且他们给了您回答。

答：是的。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告诉您关于喜币锁定的情况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超出范围。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我记得向喜马拉雅交易所提出了关于可能的喜币锁定的问题，并记得收到的回复是不存在这种锁定。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告诉您关于自由媒体风投的情况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范围。

法官说：维持反对。

问：罗伯茨先生，在交叉询问中，您被问到关于喜美元储备的多个问题。您记得吗？

答：记得。

问：您被问到关于稳定币的实际数量可能低于区块链上显示的铸造数量的问题。您记得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维持反对。

问：罗伯茨先生，您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是否有可能流通中的稳定币数量低于区块链上报告的铸造数量。您记得吗？

答：记得。

问：您作证说，您向喜马拉雅交易所提出了关于喜美元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喜马拉雅交易所没有告诉您，实际流通中的喜美元数量低于您在区块链上看到的数量？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歪曲。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对不起，您能再说一遍吗？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没有告诉您，实际流通中的喜美元数量低于您在区块链上观察到的数量？

舒里克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我——我不记得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人员有关于此的回复。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您能调出作为证据的 BR208A 吗？

能看一下第二页吗？

问：这里顶部的这一行写着“喜马拉雅拥有的银行账户中的美元”，有一个 4 亿美元的数字。您是 2023 年的什么时候从喜马拉雅交易所得到这个文件的？

答：大约是在 2023 年 1 月。

问：交易所告诉您在他们给您这个文件时这些资金仍在他们的银行账户中吗？

答：我不记得他们是否有具体的回复说资金仍在，但根据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收到的文件，我觉得这是暗示的。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这个回答。

法官说：反对无效。您可以继续。

问：您的意思是根据从交易所获得的信息，您觉得暗示是什么意思？

答：我记得问过关于喜美元如何由美元支持的问题，他们给了我们这些文件，所以如果不再由美元支持，我会认为他们不会提交这种类型的文件给我们。

问：罗伯茨先生，您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关于稳定币储备的性质的各种问题。您记得吗？

答：记得。

问：稳定币是否应该与交易所的运营资金混在一起？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对于加密货币总体来说，我期望客户资金或加密货币客户的加密货币与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资产分开。

问：您在交叉询问中还被问到交易所支付给 Bitgo 的费用。您记得吗？

答：记得。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每月总共支付给 Bitgo 多少费用？

答：每月大约是 1 万到 1.5 万美元。

问：1 万到 1.5 万美元中有多少是用于冷钱包的？

答：大约是 1 万美元。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使用那些冷钱包了吗？

答：我不记得喜马拉雅交易所曾经为那些冷钱包注资。

霍顿律师说：法官，我可以稍作停顿吗？

法官说：可以。

问：我们正在看的文件底部有一个名字，Jesse Brown，CEO，还有一个签名。您在审查喜马拉雅交易所时有没有与 Jesse Brown 交谈过？

答：我不记得曾经与名为 Jesse Brown 的人交谈过。

问：Jesse Brown 有没有参加过您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电话会议？

答：我不记得在我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任何电话会议上有一个名为 Jesse Brown 的人参加。

问：在您的审查中，您从 Jesse Brown 那里得到了什么信息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您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收到过名为 Jesse Brown 的人的任何文件。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您可以把这个文件拿下。

问：罗伯茨先生，您被要求查看了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白皮书。您知道 Minran Wu 是否获得了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白皮书吗？

答：抱歉，您能再说一遍吗？

问：您知道 Minran Wu 是否获得了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白皮书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

法官说：维持反对。

问：罗伯茨先生，您知道喜马拉雅农场联盟是什么吗？

答：我记得在我们的账户审查中遇到过这个术语，但我不具体记得它是什么。

问：在交叉询问中，您还被问到了您收到的大陪审团传票，对吗？

答：是的。

问：大陪审团传票命令您对此进行审查了吗？

答：没有。

问：大陪审团传票命令您结束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关系了吗？

答：没有。

问：政府是否曾指示您结束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关系？

答：没有。

霍顿律师说：法官，我可以再用一点时间吗？

问：罗伯茨先生，在您几个月的审查过程中，您是否了解喜马拉雅农场联盟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分发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白皮书？

答：我不记得有任何事件或收到相关信息。

霍顿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重新交叉询问？

舒里克律师说：简短的，法官。能请调出政府证据 BR212 吗？能请您往下滚动吗？好的，就停在这里，谢谢。

重新交叉询问，由舒里克律师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您记得今天下午早些时候被霍顿先生询问过关于这份证据的问题吗？

答：记得。

问：好的。他问了您一些问题——撤回。

为了让大家回顾一下，这封电子邮件是 Bitgo 的某人与交易所的某人之间的交流，对吗？

答：是的，这是 Bitgo 的一名员工与喜马拉雅交易所人员之间的电子邮件。

问：好的。这是在 2023 年 3 月，对吗？

答：是的。

问：您的理解是，这封电子邮件交流是喜马拉雅请求将新代币添加到 Bitgo 的钱包功能的一部分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这超出了重定向的范围。

法官说：我允许这个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

答：我认为这段交流涉及几件事，其中之一是喜马拉雅请求添加一种新的加密货币。

问：好的。现在我想让您关注这里的第 2 点，很快的。霍顿先生问了您一些关于第 2 段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Bitgo 向交易所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抵押的喜美元积分得到支持和审核？为什么喜美元需要存在如果它不能从平台上提取？而答案——您没有与霍顿先生一起审查这个答案，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这是歪曲。

问：答案是——

法官说：维持反对。

问：——“我们即将为我们的代币推出加密货币功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请求您对喜欧元的支持的部分原因，因为我们计划很快推出喜美元、喜币和喜欧元的加密货币存款和提取。”您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您的理解是，这是交易所的成员或代表告诉 Bitgo 他们计划推出加密货币存款和提取功能，对吗？

答：是的，看起来是这样说的。

问：这些会是链上的加密货币存款和提取，对吗？

答：它并没有具体说明是链上，但我认为可以合理地说这可能是他们指的。

问：对。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在链下进行加密货币的存款，对吗？

答：嗯，你可以在链下进行。

问：但这样做没有意义，对吗？

答：那——那只会在一个私人账本上进行。

问：对。所以，为确保我们意见一致，这反映了交易所的声明，他们计划有能力从喜马拉雅交易所进行加密货币存款和提取，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维持反对。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我们能看一下第 1 点并放大吗？

问：在重新询问中，霍顿先生问了您一些关于喜马拉雅是否使用 Bitgo 提供的冷钱包解决方案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您说他们没有，对吗？

答：我说他们——我不记得他们曾经为他们的账户注资。

问：好的，没问题。您不记得他们是否注资了。我们来看一下第 1 点。

Bitgo 的人员向交易所提出的问题是“喜马拉雅声称将 95% 的资金保存在冷存储中。为什么您现在将所有的喜美元、喜币都保存在 Bitgo 的热钱包中？您是否在使用其他托管解决方案？还是您只是等待我们完成冷钱包设置？”答案是，“是后者。”您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完成我们的冷钱包设置，我们将很快完成冷钱包的创建。”您看到了吗？

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完成我们的冷钱包设置，我们将很快完成冷钱包的创建。”您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所以，您的理解是，这是交易所的代表告诉 Bitgo 他们实际上计划很快开始使用冷钱包？

答：是的。

问：好的。霍顿先生还问了您一些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和 Coinbase 之间比较的问题。您记得吗？

答：抱歉，您能再说一遍吗？

问：是的，对不起。我应该放慢速度。霍顿先生刚才问了您一些关于 Coinbase 和喜马拉雅交易所之间比较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现在有许多不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对吗？

答：是的，我——我认为有很多。

问：好。根据您在 Bitgo 的经验和加密货币行业经验，能否说有几十个，上百个？

答：上百个，甚至更多。

问：所有这些交易所的运作方式都一样吗？

答：它们可能有各自特有的内部机制。

问：当然。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

霍顿律师说：法官，我能简单问几个问题吗？

法官说：好的。重新询问。

重新询问

由检方律师霍顿进行询问：

问：罗伯茨先生，您作证说喜马拉雅交易所是 Bitgo 的客户将近两年；对吗？

答：大约是这么长时间，是的。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在他们是 Bitgo 的客户期间每个月都支付冷钱包存储费用，对吗？

答：我不记得他们是否每个月都支付，但我相信这是他们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

问：他们什么时候为他们的冷钱包注资的？

舒里克律师说：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反对无效。您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喜马拉雅交易所曾经为他们在 Bitgo 的冷钱包注资。

问：在 2023 年 3 月，交易所在您

刚才在交叉询问中看到的电子邮件中说，“我们即将为我们的代币推出加密货币功能”，您当时对交易所的加密货币功能有什么理解？

答：我记得当时认为他们尚未真正建立支持加密货币交易的基础设施。

问：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建议在那一年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终止关系？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这个问题已经多次被问及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霍顿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说：有重新交叉询问吗？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法官。

法官说：好的，您可以离开了。

(证人退席)

法官说：政府可以传唤下一个证人。

芬克律师说：政府传唤詹姆斯 柯林斯。

法庭书记员说：请举起右手。

(证人宣誓)

法官说：请说出您的姓名并拼写，并把麦克风拉近您。

证人说：詹姆斯 罗伯特 柯林斯, Jr.

法官说：大声点。

证人说：詹姆斯 罗伯特 柯林斯, Jr. J-A-M-E-S, R-O-B-E-R-T, C-O-L-L-I-N-S , 我用缩写 J-R。

法官说：请对着麦克风说，并保持很近。

您可以提问了。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

詹姆斯 罗伯特 柯林斯, JR.,

作为政府的证人，

宣誓后，作如下证：

直接询问

由芬克律师询问：

问：柯林斯先生，请随意调整麦克风，让您感觉舒适，并且请直接对着您的嘴巴，这样每个人都能听到您的声音。

答：这样可以吗？

问：好多了，谢谢。

柯林斯先生，您有任何昵称吗？

答：我出生时父母叫我博，从那时起我就用这个昵称。

问：好的。请把麦克风直接对着您的嘴巴。稍微转一下。是的，谢谢。

柯林斯先生，您在哪儿工作？

答：Mercantile 全球控股。

问：Mercantile 全球控股是什么？

答：它是一家全资拥有 Mercantile 国际银行的控股公司。

问：Mercantile 国际银行是什么？

答：Mercantile 国际银行是一家国际金融实体，被 FinCEN 认定为银行，并根据波多黎各颁发的许可证运营。

问：您在有利 Mercantile 银行担任什么职务？

答：我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问：首席执行官意味着什么？

答：最高级的执行官。

问：您在有利 Mercantile 银行工作了多少年？

答：大约五年。

问：Mercantile 银行的现状如何？

答：遗憾的是，Mercantile 银行正在逐步关闭业务。

问：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昨天。

问：在此之前，柯林斯先生，作为首席执行官，有大约多少员工向您汇报工作？

答：公司总共有大约 25 名员工。

问：柯林斯先生，作为首席执行官，您是否了解 Mercantile 银行的收入情况？

答：是的。

问：您对如何在市场上推广 Mercantile 银行有影响吗？

答：是的。

问：作为首席执行官，您是否与银行的客户进行过沟通？

答：是的。

问：谁拥有 Mercantile 银行的最终决策权？

答：我。

问：这是因为您是首席执行官吗？

答：因为我是高级执行官。

问：什么是 IFE？

答：IFE 是由波多黎各主权政府授予的许可证。它代表国际金融实体，是一种独特的银行特许经营。

问：这与位于美国大陆的非 IFE 银行有何不同？

答：一般来说，当您申请 IFE 特许经营时，您指定您想使用的功能，并且只有这些功能会被批准。在正常的银行特许经营下，您可以进行特许经营下所有银行可以做的事情，无论您是否想要。

问：柯林斯先生，在您担任有利 Mercantile 银行首席执行官期间，银行是否专注于特定的客户群体？

问：当我们刚开始运营时，我们的愿景是成为数字资产行业的结算银行。我们是美国第一家获得持有和传输数字资产许可证的银行，我们的重点非常狭窄。

问：是否有一个名为 G-Clubs 的实体成为了有利 Mercantile 银行的客户？

答：是的。

问：一个名为 G Fashion 的实体是否曾成为有利 Mercantile 银行的客户？

答：是的。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这个实体是否曾是有利 Mercantile 银行的客户？

答：是的。

问：这些实体现在还是有利 Mercantile 银行的客户吗？

答：不是。

问：好的。柯林斯先生，我想先谈谈 G-Clubs。您大约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 G-Clubs 的？

答：大概是在 2021 年春天。

问：您是如何知道 G-Clubs 的？

答：我们在为另一家 IFE 处理交易，G-Clubs 是那家 IFE 的客户，有一段时间他们通过那家 IFE 提交了大量交易让我们处理。

问：那大约是什么时间段？

答：也是在 2021 年春天。

问：那家 IFE 的名字是什么？

答：美第奇银行。

问：柯林斯先生，您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为什么 Mercantile 银行在帮助处理美第奇的交易吗？

答：银行之间相互处理交易并不罕见。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技术架构，拥有自己的技术架构，我们能够为美第奇提供这项服务。这通常被称为对应银行关系。

问：对应银行是什么意思？

答：对应银行意味着一家银行会为另一家银行提供银行服务，反之亦然。

问：在 2021 年春天，美第奇与 G Club 的关系遇到了什么问题？

答：我不太理解您的问题，具体是指什么问题。

问：在那个时间段，Mercantile 为美第奇处理的交易性质是什么？

答：那时突然有大量交易涌入，超出了预期。主要是国内电汇。举个例子，他们每天通常的交易量可能是四五笔，但突然变成了每天大约 200 笔交易，这对我们来说处理起来很困难，事先没有通知。

问：那时的交易金额大概是多少？

答：我不记得每日的交易金额，但在那段时间的总交易金额大约是 3000 万美元。

问：在那些交易量问题之后，您有没有与 G-Clubs 的任何人见过面？

答：有。

问：您见了谁？

答：我们见了 Ana Izquierdo 和 Limarie Reyes。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标记为政府证据 124 的文件给证人看。

问：在这个文件出现之前，柯林斯先生——撤回。您看到屏幕上的图像了吗？

答：没有。

问：政府证据 124 中的人是谁？

答：这是 Limarie Reyes。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政府证据 124。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政府的证据 124 被接纳为证据)

问：这次与 Reyes 女士和 Izquierdo 女士的会议在哪里举行？

答：在我位于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家中。

问：您对 Reyes 女士在 G-Clubs 的职位有什么了解？

答：她自称是总裁。

问：根据您的理解，Izquierdo 女士在 G-Clubs 的角色是什么？

答：她自称是总法律顾问。

问：在您家中与 G-Clubs 的会议中，主要是谁在说话？

答：Ana Izquierdo。

问：Izquierdo 女士如何向您描述 G-Clubs？

答：她描述它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的俱乐部，类似于一个可以访问独家商品的会员俱乐部；大致是这种性质。

问：在您家中与她们的会议中，Izquierdo 女士或 Reyes 女士是否提到过任何关于推翻中国共产党？

答：我们没有谈论中国共产党。

问：Izquierdo 女士是否描述了 G-Clubs 的目标市场？

答：我们讨论过，有一个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华人侨民群体。

问：Izquierdo 女士或 Reyes 女士是否提到 G-Clubs 向其成员提供股票？

答：我不记得我们谈到过这个。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下来，洛夫特斯女士。

问：您是否曾与任何 G-Clubs 的成员交谈过？

答：我不认为我有。

问：在与 Izquierdo 女士和 Reyes 女士的会议之后，Mercantile 银行是否接纳 G-Clubs 作为客户？

答：是的。

问：在 G-Clubs 成为客户之前，Mercantile 银行对 G-Clubs 进行了什么审查？

答：有利 Mercantile 银行有一个广泛的《银行保密法》合规程序，由我们的合规部门领导，我们按照正常程序进行了审查。

问：您能否简要描述一下这个程序的主要内容，以便陪审团成员了解。

答：主要来说，您需要确定控制方和受益于银行活动的各方，超过一定比例的这些方被称为最终受益人 UBO，即我们使用的缩写——最终受益所有人。您需要确定资金来源；确定资金用途；并对其业务目的和预期有一些基本了解。

问：柯林斯先生，我请您将麦克风的顶部部分移动一下，就像手风琴一样，并对准您的嘴巴，这样可以拾取声音。谢谢。

答：这样可以吗？

问：可以。

问：好的，对不起。G-Clubs 表示谁是他们的最终受益所有人？

答：我其实不记得了。

问：G-Clubs 通过了 Mercantile 银行的尽职调查流程吗？

答：是的。

问：在尽职调查过程中，Mercantile 银行对 G-Clubs 有什么担忧吗？

答：是的。

问：是什么担忧？

答：显然与一位名叫郭文贵的先生有关系。我们对郭文贵有担忧，考虑到他的风险特征和他与中国政府的历史。

问：您见过郭文贵吗？

答：我不认为见过。

问：Mercantile 银行是否向 G-Clubs 寻求关于其与郭文贵关系的说明？

答：对不起，您能再说一遍问题吗？

问：当然。Mercantile 银行是否向 G-Clubs 请求关于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郭文贵有关系的信息？

答：是的。

问：G-Clubs 对这些询问的总体回应是什么？

答：G-Clubs 向我们保证，郭文贵不会被视为最终受益所有人，G-Clubs 的资金中没有属于他的，他只是一种可以描述为影响者或营销关系的人，他们为此支付他费用。

问：谁向 Mercantile 银行做出了这些陈述；您知道吗？

答：G-Clubs 公司整体上做出了这些陈述；但 Ana 和 Limarie 也口头做出了这些陈述。

问：如果 Mercantile 银行当时知道郭文贵对 G-Clubs 资金有操作控制权，Mercantile 银行会为 G-Clubs 开设账户吗？

答：不会。

问：在 G-Clubs 成为 Mercantile 银行的客户之后，他们的银行活动总体上是怎样的？

答：总体上，他们的银行活动我会称之为交易性的，但他们开始计划另一次会员招募活动，但我认为他们从未进行过，所以我们每天处理一些交易。

问：您说的会员招募活动是什么意思？

答：我们在美第奇银行处理的最初一批交易是与一次会员招募活动有关，他们在该活动中销售 G-Clubs 的会员资格。

问：是谁告诉您这是与会员招募活动有关的？

答：我不记得具体是谁告诉我的，但这是在我们的合规过程中出现的。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标记为政府证据 106 的文件给证人看。

问：在这个文件出现之前，柯林斯先生——撤回。随着您与 G-Clubs 的关系展开，您主要与 G-Clubs 的谁互动？

答：一位我称之为 Alex H 的先生，因为我不会发音他的姓氏。很难发音。

问：好的。您与 Ana Izquierdo 有互动吗？

答：有一点。

问：与 Limarie Reyes 呢？

答：不多。

问：政府证据 106 中的人是谁？

答：这是 Alex H。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 106 号证据。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政府的 106 号证据被接纳为证据)

问：H 代表什么？

答：他的姓氏。

问：请尽您所能发音。

答：我真的不能。他是——即使当我

读它时，也很难按音标发音。

问：好的。您对 Alex H 在 G-Clubs 的角色有什么理解？

答：我相信 Alex 在履行首席财务官的职责。他从未自称他的职务。

问：CFO 是什么意思？

答：首席财务官。

问：您知道哪家公司支付 Alex H 的工资吗？

答：我不能说我知道。

芬克律师说：您可以把这个文件拿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什么是 Yieldesta？

答：Yieldesta 是我们推出的一种基于算法交易的投资工具。

问：“我们”在这句话里是谁？

答：Mercantile 国际银行。

问：Yieldesta 进行什么类型的投资？

答：主要是期货交易。

问：G-Clubs 是否曾投资于 Yieldesta？

答：是的。

问：G-Clubs 大约投资了多少钱在 Yieldesta？

答：300 万美元。

问：您之前提到与 Alex H、Ana Izquierdo 的互动。您是否曾与

王雁平沟通过 G-Clubs 的事情？

答：我没有印象，但她可能参与过一些电话会议。

问：与名为和浩然的人呢？

答：他也可能参与过一些电话会议，但我没有具体的记忆。

问：您与 Alex H 的交流类型是什么？

答：通常是关于会员招募活动的潜力和 Yieldesta 的策略，主要是这些。

问：当您向 Alex H 推销 Yieldesta 时，他的反应是什么？

答：他对投资感兴趣。

问：您认为 Alex H 有能力做出这个决定吗？

答：不是唯一的。

问：Alex H 说了什么，关于谁需要做出这个决定？

答：他提到一个他称为管理层的团队需要做出决定，他会代表他们。

问：Alex H 有没有说明谁是管理层？

答：没有。

问：您之前提到 G Fashion 成为了 Mercantile 的客户；对吗？

问：对不起，您能再说一遍吗？

问：当然。G Fashion 是否曾成为 Mercantile 银行的客户？

答：是的。

问：G Fashion 是否也进行了尽职调查？

答：是的。

问：它通过了尽职调查吗？

答：是的。

问：Mercantile 银行是否对 G Fashion 与一个名叫郭文贵的人的关联有任何担忧？

答：是的。

问：G Fashion 对其与郭文贵的关联做了什么陈述？

答：他们也表示 Miles 不是最终受益人 UBO，他在业务中没有资金，他没有从业务中获得任何财务利益，除了作为发言人获得报酬。

问：Mercantile 银行对这些陈述满意吗？

答：是的。

问：如果 Mercantile 银行知道郭文贵实际上对 G Fashion 有操作控制权，是否会接纳 G Fashion 为客户？

答：不会。

问：您刚才提到您不记得 G-Clubs 向 Mercantile 银行报告的最终受益人 UBO，对吗？

答：对不起，您能再问一遍吗？

问：我想您刚才提到您不记得 G-Clubs 向 Mercantile 银行报告的最终受益所有人的名字，对吗？

答：对。

芬克律师说：好。洛夫特斯女士，麻烦请向证人展示标记为 GX MER1209 的文件。

请翻到下一页。

对不起，是 MER1210。抱歉。

请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继续。是的。上面一点。您能放大底部吗。

问：柯林斯先生，请看您屏幕上的图像。请看您屏幕上的图像，让我知道这是否刷新了您对 G-Clubs 向有利 Mercantile 银行报告的最终受益人 UBO 名字的记忆。

答：这并没有。我不记得看过这个文件。

芬克律师说：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下来。

问：您第一次听说一家名为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公司是什么时候？

答：当 Alex H 建议介绍我认识另一家他熟悉的公司，这是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数字资产交易所，可能是一个大存款者，有兴趣在我们这里开立银行账户时，我第一次听说喜马拉雅交易所。

问：这大约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夏末秋初。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最终成为有利 Mercantile 银行的客户了吗？

答：是的。

问：它是否进行了尽职调查？

答：是的。

问：它通过了尽职调查吗？

答：是的。

问：Mercantile 银行是否对喜马拉雅交易所与一个名叫郭文贵的人有任何关联感到担忧？

答：是的。

问：喜马拉雅交易所告诉有利 Mercantile 银行它与郭文贵的关联是什么？

答：他们告诉我们他不是最终受益人 UBO，他们存入我们这里的资金没有任何属于或与郭文贵有关联的，他们除了作为付费发言人之外与他没有任何关联。

问：柯林斯先生，当时您认为，谁在负责喜马拉雅交易所？

答：当时我认为是 William Je 负责喜马拉雅交易所。

芬克律师说：麻烦请展示作为证据的政府证物 103。

问：这个人是谁？

答：William Je。

问：您知道他的其他名字吗？

答：我相信他的中文名字是余建明。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撤下这个了。

请展示标记为政府证物 113 的文件给证人。

问：您认识这个人吗？

答：这是一位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先生，他在喜马拉雅交易所担任高管职位，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芬克律师说：好。政府提供 GX 113。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因为证人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这个人是喜马拉雅交易所在英属维京群岛 (BVI) 的总裁，我相信这是 BVI 的要求，即必须有一个代表公司的当地高级管理人员。

问：William Je 告诉过你此人 (政府证据 113) 的什么信息？？

答：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问：您曾经与这个人讨论过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管理吗？

答：他参加了我们最初的一两次电话会议，但很明显他并没有真正做任何业务决策。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作为证据的政府证物 BR208A。

请翻到下一页。

洛夫特斯女士，您能放大签名行吗？

问：柯林斯先生，您能读一下这个名字吗？

答：Jesse Brown (杰西·布朗)。

问：这是否刷新了您的记忆？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请把它缩小。

问：杰西·布朗是否声称签署了您屏幕上的这个文件？

答：我从未与杰西·布朗讨论过这个文件。

问：您以前见过这个文件吗？

答：没有。

问：根据您现在的审阅，谁签署了这个文件？

答：看起来是杰西·布朗签署了这个文件。

芬克律师说：好的，我们能否只为证人展示证据 GX 113。

法庭：现在是 3:00，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陪审团成员们，下周一按照新的时间安排。上午 9:30 至 11:30，休息半小时，接着下午 12 点至下午 2:30，然后休息半小时，之后从下午 3 点一直到下午 5 点。周三将不开庭。

请记住，陪审员不得与其他陪审员或其他任何人讨论此案。不要让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也不要阅读、观看或收听任何与本案有关的内容。

周末愉快。

(陪审团离场)

法官说：你可以离开，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离场)

法官说：请坐。

在我们周末休庭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方没有，法官。

芬克律师说：政府也没有。周末愉快，法官。

法官说：周末愉快。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

(休庭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点)

审查索引

证人： 页码

杰米·威尔森

莫里女士的直接询问	2586
巴尔坎先生的交叉询问	2596
莫里女士的再次直接询问	2619
巴尔坎先生的再次交叉询问	2622

塞缪尔·罗伯茨

霍顿先生的直接询问	2623
希里克先生的交叉询问	2685
霍顿先生的再次直接询问	2737
希里克先生的再次交叉询问	2746
霍顿先生的再次直接询问	2751

詹姆斯·罗伯特·柯林斯

芬克尔先生的直接询问	2753
------------------	------

政府证据

证据编号	接收
106	2763
124	2758
BR190	2703
BR208A	2664
BR212	2678